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每份售三千元

第二卷　第廿二期

專論

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儲安平

論『民主國際』　吳世昌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何永佶

紐約通信

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方案　楊剛

生活與文化

負了氣出的門　費孝通

科學叢談

自由的心理　張述祖

觀察通信

新疆危機的明朗化（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松花江畔的陰陽界（長春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天災人禍錦城劫（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閒欄

新疆觀感錄　丁芸

讀者投書

識別戰犯

執德遠與寄考比

要求取消學生公費

愛惜學生時光

林語堂[illegible]能封古諸學

共同大學

如斯政黨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啟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韓德培

讀者投書

餞別戰犯

編者先生：青島民言晚報七月十五日載濟南專電云：「日戰犯山崗上校等十三人前經軍事法庭審訊偵查完畢，認爲無罪，第二綏區司令部，特於十四日晚設宴餞別，由第二處楊處長遇春主持……」

官階高至上校，人數多至十三，且又皆屬於號稱地獄的憲兵隊，而竟無一人有罪，已屬可異，乃臨行又設宴餞別，意若道歉，何忽一旦尊重人權若是其甚耶？中國人徒手遊行，則饗以水龍木棍，日本人燒殺姦淫，則款以旨酒美食；視戰敗之敵人如虎，視本國之同胞如狗；媚外成習，奴性天成，不得不爲中國今日之當權者嘆也。

孫永徵　七月十日　青島

魏德邁與斯考比

編者先生：魏德邁將軍以特別尊使名義卽將來華視察，希望他看重中國人民的情緒，不要將南京當作雅典而以斯考比將軍自居。

爲了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我個人謹以此貢獻魏將軍，並祝將軍旅途健康。

白銀根　七月十三日　湖北沙市

關於取消學生公費

編者先生：前日於報端看到敎部新頒之學生公費給予及獎學金兩辦法後，知道公費制度正式廢止，早使得貧苦同學不寒而慄，捏得一把冷汗。不過社會上事，也無一定，只要說得過去，取消又何嘗不可？但在看過以後，中間頗有費解之處，敬請先生明示。

我們的問題是：

第一，政府取消學生公費的理由是什麼？如果說公費是戰時政府對學生的一種補助，那麼現在能說是平時嗎？或者說現在國家經濟困難無法支持，那麼在同一報上同時卻又登出「傷患官兵犒賞費，國防部呈准增加」（西京日報七月十三日第二版），一個士兵，就由一萬增至五萬。試問這五倍之數，又將從何而來？難道憲政時期軍事還是第一嗎？

第二，學生公費給予辦法第二條規定「各校學生在三十五年度以前原經核給全公費或半公費有案者，如無第七條之規定情事，均分別發至修業期滿爲止」。關於本條之規定，不知是何用意？旣欲取消學生公費，就該快刀斬亂麻乾脆下道命令，何必做此圈套，自找麻煩？倘若不是這樣，那麼是否卅五年度以前未吃公費的學生個個有錢，或者都是壞學生嗎？況且古人曾謂「士別三日，刮目相待」，這樣說來，卽是卅五年度以前是壞學生，難道直到現在，就沒一個再變好的，並且從此以後永遠再沒有一個會變好嗎？如果這個成爲事實的話，那麼敎育還辦個甚麼？又依學生獎學金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自卅六年度起，各校所招新生除師範生……榮譽軍人學生等照公費辦法核給公費外，得依本辦法之規定核給獎學金」，那麼卅五年度以前的自費同學自不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學金，乃當然之解釋，此又是何用意？難道早上一二年學也有過失了嗎？

第三，學生獎學金辦法第四條規定「獎學金學生名額，以不超過各學校考取新生百分之二十爲最高額」，也就是說獎學金學生額數不得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個限制未免太嚴格了，因爲考試分數有時相差甚微，有些簡直是完全相等，況且清寒學生也絕不只這幾個，如果把這些同學放在百分之十九至二十一之間，請問該當誰呢？該歷誰呢？結果不免削足適履發生不合理的情事，相形之下，不是就有許多同學，跟着要吃虧嗎？所以我的意思：凡是家境清寒成績優秀的同學，都得給予獎學金，方符合獎勵之旨，先生以爲然否？

這些問題，不知先生以爲應該問或値得問嗎？如果是應該或値得的話，請先生答於貴刊，因爲發疑的人不只是我一個。如果先生不便或不能答覆的話，請借寸地將這些問題放在大衆面前，也許會引起更多的意見，想出較好的辦法來的。

夏楚　七月十五日　西安

愛惜學生時光

編輯先生：讀貴刊第二卷第二〇期樊弘先生所作的『敎育莫忘緊育・讀書莫忘救國』一文中，曾引到了第一派名敎育家反對學運的理由的根據是「對外活動不免有妨學業……故決予取締，」云云，我思索了一會，這與學潮正熾時五月卅日湖北省敎育廳給各中學的密令上的文意，可說是同出一轍的，因當局爲制止「六二」的學生遊行，故密令各中學在那幾天停課，遣散學生回家，怕遊行擴大（這是事後才知的），也是用的這頂冠冕堂皇的大帽子。我想政府爲避免就誤學生們寶貴的時光，以妨礙學業，而不準同學們爲「反飢餓・反內戰」而遊行，可謂愛護備至。然則在去年下學期爲甚麼又有淸黨運動，將許多被籠絡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同學，整天弄在國民黨黨部去開會，難道這樣不妨礙同學的學業嗎？

張義　七月十四日　武昌

林語堂不能到台講學

編者先生：魏道明先生履新到台灣的時候，曾經向記者表示欲聘林語堂氏來台講學（見五月十七日申報），我個人認爲不妥。台灣離開祖國垂五十年，一切和內地隔膜，自需要文化的溝通；但林氏雖身爲中國人，實在是一個十足的美國紳士，就是在抗戰期中，雖到過一次重慶，但以物質條件不能滿足其需要而隨卽離開。相信他對新中國的一切其不了解之程度實不亞於台灣同胞，是以若講的是美國式的學，不大妙。

白銀根　七月十日　沙市

共匪大學

編者先生：昨日有一鄉前輩，從家鄉（魯南）逃到舍間，他說起許多共區情形，大部與所傳差不多，如淸算、鬥爭、分田等等。但有一事未見報載，卽原在臨沂的「山東大學」，如今仍存在，惟遷徙不定。（下接廿三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訂　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廿二期
三十六年七月廿六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何永佶：
楊　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述祖：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副教授
丁　芸：（投稿）

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儲安平

七月一日紐約下午報（PM）刊載合衆社中國區經理倫道爾所撰一文，指責「蔣主席之姻親使美國公司遭受損失而致富」，其言有曰：

「蔣主席之姻親能獲得二萬五千美元之外匯以輸入化粧品，而化粧品爲中國政府所頒佈之緊急經濟措施中所嚴格禁止入口者。同時美國進口商則無從獲得三十一萬美元之外匯，以輸入能使中國工廠復工之機械器具。中國政府之購料機關，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車、收音機、電氣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同時美國公司則申請中國煤礦復業所需之抽水機之入口執照，而竟未獲准。中國豪門第一家，即蔣夫人之昆仲及遠親等所辦公司，則能藉其與政府之關係獲得特權，並向在中國歷史悠久之美國公司之經銷商人勒索。豪門利益之支派不勝枚舉，例如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及孔祥熙所辦之中孚公司，宋氏弟兄皆蔣夫人之手足，而孔氏則爲其姊丈。宋子文所經營之南洋煙草公司，其另一兄弟宋子安之中國建設銀公司，蔣夫人之弟兄姊妹合辦之金山公司，宋子文宋子良所辦之中美橡膠公司，宋子文所控制之揚子電力公司，宋子文之中加公司，蔣夫人之外甥孔令侃所經營之揚子建業公司，其他遠戚疏親所辦之公司，亦不勝枚舉。遭受不道德方法失去代理人之美國廠家，據悉計有西屋電氣公司，該公司之經銷權已由歷史悠久之店號轉予孚中公司，威利斯汽車公司可貴之吉普車經銷權，亦由其美籍代表讓予宋家。美國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則在宋家壓力之下，取銷其美籍代表。其他類似情形尚不知凡幾。」

年來美國報章雜誌所刊指摘中國局勢的文章很多，而倫道爾此文，其性質實較其他指摘中國現狀的文章爲嚴重。第一，倫道爾此文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廣泛空洞的指摘，他文內所涉及的都是有姓有名的人物以及具體的事實。第二，倫道爾此文所涉的不只是政策上的問題，而已涉及了政治道德上的問題。第三，倫道爾此文所涉的人物，包括曾任中國前後十年以上的兩任行政院院長，並涉及國民政府主席的夫人。我們認爲此文已經不能僅僅視爲是一個批評任何私人的問題，它實已涉及中國國家的榮譽。正因此種理由，我們對于此事不得不出而一言。

我們認爲國民政府以及「蔣主席之姻親」，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兩氏爲代表，對于倫道爾此文，不能不出而有所表示。倫道爾此文的主要動機當然是替美商爭取利益，但該文所涉的已經不僅僅是美商的利益問題。孔宋兩氏雖然先後曾任中國行政院院長達十年以上，但我們不能謂爲一個行政院院長卸任以後即無經商之自由，但倫道爾此文

所涉及孔宋的部分，並不是一個行政院院長有無經商之自由的問題。倫道爾此文所涉的問題，約如左述：

(1)「中國政府之購料機關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以供私下分配」的問題。

(2)有助于中國工業建設之正當器材，無從獲得外匯及入口執照，而用以購買化粧品及奢侈品者，反能獲得外匯及並能入口的問題。

(3)豪門「藉其與政府的關係獲得特權」，向外商「勒索」，並以「不道德方法」壓迫正當商人的問題。

我們認為倫道爾文中所述，或者是事實，或者是虛造，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虛造，我們認為倫道爾此文對于孔、宋兩氏及蔣夫人，已構成嚴重的毀謗狀態，孔宋等氏對于倫道爾應即提出法律控訴，藉以維護其私人的名譽。同時，因為孔宋兩氏曾先後担任中國行政院院長多年，而蔣夫人則為今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的夫人，國民政府應即循外交途徑，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責令倫道爾及刊載倫道爾此文的下午報正式向中國政府道歉。假如倫道爾此文所述，確係事實，國民政府應對此事嚴格懲處，俾在外交上維護國家榮譽，在內政上以申政府的綱紀。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對于此事應即迅速採取適當步驟，以澄清國內國外因倫道爾此文所引起的混亂的觀感。我們建議由監察院單獨組織，或由監察院會同立法院及參政會會同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辦理此事。在歐美，當國會自身發現國家機關或政治人物發生重大過失或不道德的行為，或外間輿論對于國家機關或政治人物的行為所有指摘時，不論此種指摘發自國內或來自國外，而那種過失或行為足以損及國家的尊嚴及榮譽者，國會常常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澈查此事。我們認為政府應當採取下列步驟：

(1)澈查國民政府購料機關自勝利以後自國外購入器材用品之全部單據，查究是否有為倫道爾文中所述「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車、收音機、電氣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之情形，並公佈澈查之結果。

(2)政府曾經明令禁止奢侈品之輸入，但事實上，奢侈品之輸入並未絕跡。其中單單汽車一項，最新式之汽車時有輸入。上海報紙對于此事屢有記載。政府應澈查此種明令禁止之奢侈品究由何人在何種方式下輸入，並追究其責任。

(3)政府應即公佈自勝利以來核准外匯之全都情形，其中包括：(一)申請人全部名單，(二)核准購買外匯者之全部名單，(三)核准之數目(包括申請人原申請之數目)，(四)核准之理由。

(4)政府應查究為倫道爾文中所舉之豪門，有無「藉其與政府之關係」，獲得「特權」，其所獲得之「特權」，其內容與性質又如何？

(5)政府應令倫道爾負責供給更多之材料與證據，以證實其所指摘之事實。並要求倫道爾文中所涉及的若干外商如西屋電氣公司，威利斯汽車公司及安納康達銅礦公司等，提出材料及證據，藉以決定倫道爾文中所述者是否為事實。

無論如何，對于倫道爾此文，即使為了政府自身的名譽，政府亦應採取步驟，表明態度。除非政府默認現政權的存在確是僅僅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政府對于倫道爾一文不宜默無一點表示。我們願意借此向政府進告一言：八年以來，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犧牲了他們的生命、財產、健康，以及他們應有的幸福，從事抗戰，以爭取國家的生存。但是我們爭取國家的生存，其目的顯然不是為了要替少數特權階級保護並擴充他們的利益。現在中國的一般人民都在饑餓線上掙扎，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則被擯棄于購買圈外，沉淪在生活的水平線以下。不僅民怨沸騰，到處是「反饑餓」的吼聲，據我們所知，就是在國民黨黨團內部，最近也發生了「這個黨倒底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這樣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現實環境，看來是越逼越緊了，事實上已不容許豪門猶逍遙自在。假如政府自身缺乏勇氣，不能採取劇烈措置，其結果那就勢必祇有等待別人來採取措置。祇是要剷除豪門，須知孔宋祇是豪門的代表，豪門初不限于孔宋兩家。一切既成的豪門及正在生長中的豪門，俱應在剷除之列。同時剷除豪門祇是一種消極的行為，單單消極的行為無補于今日國家的大局，豪門在性質上是一種特權階級，我們必須同時在根本上消滅一切足以產生特權的制度。豪門的象徵是少數人飽死，多數人餓死。我們一方面剷除豪門，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今日中國政治，如其不從解決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下手，則社會將永遠不能得到安定，一切建國的工作亦即無從獲得成功。

七月十七日　北平旅次

論「民主國際」

吳世昌

上期本刊發表楊光時先生等十位的「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是針對美國當前的世界政策而作的一種大膽的建議。它批評華萊士的「對蘇和平」與杜魯門的「對蘇強硬」，都是危險的，只能助長共產主義的蔓延。它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特點，將不是國際戰爭，而是各國「內戰」的蔓延成一片，使原子彈無法應用。因此楊先生等十人建議，設立「民主國際」，美國以經濟力量援助全世界自由主義分子及其政黨，以對抗「共產國際」。他們認為『沒有「民主國際」的設立，中國不會奮起一個國共以外的強大政黨』。並指出沒有越飛，鮑羅廷等來華，中國不會有強大的共黨，國民革命的成功有賴於海外華僑的經濟支持。

本刊的編者儲安平先生使我在此文未發表前有讀到的機會。我們都認為這一篇文字中所提出的若干見解，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是從未經人說過，且極有建設性的價值。關於第三次大戰的特點和設立「民主國際」二事，大體上可以令人同意。事實上，「內戰的國際化」，或「國際戰的內戰化」在戰前有過西班牙，在戰後有過波蘭、南斯拉夫、伊朗，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有中國和希臘，將來可能爆發的有朝鮮。當然，我們並不以為一切國家的內戰均為蘇聯所策動或支持，但利用國際性的內戰以擴張共產國際，蘇聯已有若干成就。至於設立「民主國際」，誠然需要從事實際政治者的發動，決非像倫敦的「自由國際」那樣，幾個書生的空喊所能成事。但楊先生等主張美國以經濟力量援助中國自由主義分子，我們卻不敢苟同。

我們承認，近代史上許多國家的革命，曾恃外援而成功。我們也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鮑羅廷等之來華有關，實則鮑羅延等之來華，主要為推進中國的國民革命，以打擊英美日支持的北洋軍閥，故一國的革命有時不免外力的影響與援助。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今日雖勢力龐大，在二十多年前僅為國民革命的副產品。我們也承認中山先生的民族革命有賴華僑之經濟支持。但共產黨之不能得大多數自由份子的支持，豈不是正因為她與蘇聯的關係？而華僑的資助，畢竟是中國人自己的錢，不至於有損革命者的自尊心。倒是十五年以前國民革命的隊伍中有了與蘇聯有關的共黨在內，一旦國共分家以後，反而使中蘇關係轉趨險惡，這正是我們應該引以為戒的。「民主國際」的建立，既然是國際性的，中國的自由分子自然可以並且應該得到美國有力的支持。但這「力」不必屬於經濟方面的，至少當自由主義分子尚未獲得政權，足以代表國家的時期是如此。

舊世界的統治方式是政治的，維持政權的力量是軍隊。十九世紀以前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二十世紀以來，現代國家的統治力量與方式，都轉變到經濟方面去了，主要目標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不論資本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國家，或溫和的社會主義國家，莫不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政權穩定，避免革命或內戰的慘果。而中國則停滯在十九世紀以前的階段，仍以政治和軍事為統治方式，而不注意人們的經濟生活。民生凋敝實為社會動亂及共產主義勃起的主因，而內戰則是其結果。中國介乎兩個不同政治體系的大國之間，而欲避免成為第三次大戰中各國普遍內戰的一部分，避免共產國際的蔓延，只有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而足以勝任這項使命的，只有國共之外的自由主義者的興起。「民主國際」的建立，不失為培養新興力量的一種方式。

我在本刊曾兩次提到：(二卷六期，十六期)馬克斯雖然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極度，會產生共產革命；而本世紀的歷史卻證明：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如英美，反而不能產生共產政府，只有在戰亂破壞，民生凋敝之後，才最適宜於共產政權的樹立。蘇聯自己有了這經驗，所以她如果要赤化某一國家，必找戰亂破壞、民生凋敝的國家為對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第三次大戰的特點，將為各國內戰的蔓延。雖然如有這種蔓延，美國的政策也要半分一半責任。這也可以使若干幻想中國可以從第三次大戰中翻身的人士，爽然若失而有所警悟。

「民主國際」的建立當然不僅僅是有關中國的一個問題，但中國既處在美蘇之間的重要地位，而囑望中的自由主義者新興力量之培植，則有待於「民主國際」的支持；要使中國免於赤化，除了先使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抬頭外，別無他法。美國應該正確地了解中國問題，勇敢地正視中國的現實，嚴肅地考慮這現實必然的發展。要做到這些，美國必先認清一點：即今日中國民間的真正輿論，不在報紙上而在期刊上。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何永佶

凡穿過拔佳皮鞋的士女，莫不知道有捷克；凡用過斯高達（SKODA）軍火的士兵，亦莫不知道有捷克。這個人口只一千五百萬而面積尚不及中國安徽之一省的山國，因爲牠對於馬歇爾援歐計畫之始欲加入而終退出，引起全世界的好奇，尤値得我們東方人一看。

第一次大戰前，本無「捷克」，只有奧匈聯合帝國之三四省，那裏住的是斯拉夫人，受着奧大利德種人的統治。不消說，這兩種民族時在磨擦，一方在高壓，另一方在反抗，雙方都未曾過過好日子。第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的統治權力崩潰，偌大帝國化整爲零，成了許多小塊，「捷克」便是其中的一塊。

捷克這一塊與其他的塊片都不同：牠是最民主的，因爲在戰後建立這新國家的人都是服膺於民主政治的一班書生，與其他新興國家之爲大兵頭（如波蘭的Oilsuski）建立者不同。以馬薩里克（Massaryk）爲首的捷克建國元勳，都會做過幾十年的大學教授，他們便從書本裏搬出一套現成的民主政治式樣，來套上這新建的國家。

而成績並不壞。在兩次大戰的中間這班書生統治捷克可說是中東歐國家中最成功的。捷克與瑞士差不多，是一山國，然又與瑞士一樣，達到高度的工業化，以牠製出來的工業品來換取外來的糧食及必需品。經濟上做到豐衣足食，政治上做到風平浪靜，爲東中歐的幾個國家中數一數二的康樂之邦。民主政治在波蘭、在德國、在匈牙利、在南斯拉夫等國行不通的，在捷克獨行得通，論者都了爲是「民族性」的關係，但我疑心是因爲那些國家能左右一切的元首，在試行民主政治期間是個大兵頭（有點像民國初年的袁世凱，袁氏與中國民主議會政治的失敗，有莫大關係），而捷克的開國元首，是個八十多歲的老教授。這第一個老教授馬薩里克死後，又由第二個老教授貝奈斯（Benes曾任外交部長）承繼元首的位，仍然繼續開國以來平穩的民主政治。也許正因爲捷克的民主政治意外成功，圍繞着她的獨裁者看不順眼。德國獨裁象徵的希特勒便在一九三八年把捷克民主象徵的貝奈斯打倒。德國吞併捷克的時候，滿街上「打倒貝奈斯」的標語；蓋不徒爲土地之吞併，實亦爲一種政治思想打倒另外一種政治思想也。

但貝奈斯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思想不甘打倒。捷克被吞之後，這位總統便流亡國外，到處在英美等國演說民主，以及獨裁政治對世界之威脅。英國與德作戰後，這位先生便在倫敦組織捷克流亡政府，把捷克的命運與同盟國的命運聯在一起。美國參戰後，他更僕僕於大西洋上，穿梭地來往於英美二大之間，更時往歐陸，招納捷克志士，組成捷克軍隊，加入同盟國作戰。在這期間，英美助以金錢軍火，自不待言，即如其他的盟邦得到租借法案物資一樣。在戰事尚未有個分曉的一九四二年正月間，這位一心要復國的貝奈斯與波蘭訂立了一個中東歐國家聯盟的一個條約，想藉這個聯盟以自固，但過了不到兩年後，蘇聯在斯太林格勒大勝利後，貝奈斯知道蘇聯要變成歐陸上最大的強國，而蘇聯不喜歡這中東歐中小國家的聯盟，貝奈斯遂又把這聯盟取消，反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與蘇聯訂立了一個軍事同盟。這個軍事同盟便成了戰後復國的捷克之最基本的國策，以後的捷克執政者無一個不說：「捷克的生存建立在與蘇聯的同盟和西方的友好上」。

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看見捷克與蘇聯要好，便不肯與捷克要好。本來已講好的四千萬美元的復興借款，美國在始火上燒時突然取消。但貝奈斯並不因此而放棄與蘇聯的軍事同盟，更不肯放棄在其政府中容納捷克共產黨的政策。與其他國家一樣，捷克也有共產黨，但在戰前此黨之勢力極爲微弱，其所得的大選票數，不及總投票十分之一，不消說，在戰前的內閣中，沒有共產黨的份。但戰爭一停，信仰民主的貝奈斯便在尚未大選之前，招入了八個共產黨員入他的內閣，其他的黨最多分得到三個四個不等，連貝奈斯自已的黨也只佔三個內閣席位。及大選舉行了，捷克的

共產黨便從最小的黨一躍而爲最大的黨，在議會中取得了一百一十四席，其他的黨只得到三十至四十席，連代表捷克的一大部分Slovakia省之黨也只佔了四十五席。因爲牠的席位最多，捷克政府內的總理，便由共產黨首領名叫高德華者（Gottwald）担任。

這種政治位置的重分配，使得蘇聯滿意。尤其使蘇聯滿意的，是貝奈斯割讓捷克的一小尾巴給蘇聯，這小尾巴名叫 Ruthenia 又名 Carpatho-Ukraine，那裏的居民，與屬於蘇聯的烏克蘭人民同族，第一次大戰前，本爲烏克蘭之一部。第一次大戰後，捷克承繼着這小尾巴，一直就在那裏鬧小數民族問題，建設事業，如舖鐵路，就常在小尾巴中受到阻撓。貝奈斯以爲小數民族之願受統治與否，不可免强，拿這塊鷄肋來換取蘇聯友誼，也是合算，便把這塊小地方當禮物送給蘇聯了。蘇聯也並未嘗得隴望蜀，以後也從未要過捷克別的地方。

貝奈斯因爲恐怕捷克國內別的民族要別的地方，故在復國後，採取清除政策。戰前的捷克，因爲在蘇得吞區（Sudetan）有三百萬德國人，以致整個斯拉夫人的國家淪陷於德意志，故這次決意把這三百萬德人送回德國，雖則這些德人中有不少爲捷克工業所需的技術人材在內。貝納斯又把六十萬的匈牙利人送回其本國，以免以後匈牙利之 Magyars 族藉口侵略。所留下的，純爲斯拉夫人。

但捷克國內的斯拉夫民族中也分兩種，一種名 Czechs，住 Bohemia 及 Moravia（合名Czechia）之二省，又一種名 Slovaks 住 Slovakia 之一省；嚴格說來，這兩種民族之分只是一些語言之分，尙沒有我們廣東人與福建人分別之大。惟歐洲是個民族問題鬧到不可開交的大陸，野心的統治者，又往往利用民族之小小分別來離間挑撥無所不至以達其分而治之的目的。在淪陷期間，德國人便把 Slovakia 從捷克國家中挖出成獨立區，使之其在行政上、軍事上、及租稅上不受 Czechia 政府所管理。誰不願自己管自己？誰願受人看管？Slovakia 經過近十年的自己管自己，有點受不了外來的統治，在這十年間，牠自己的事情，是由他們自己建立的「斯洛或克人會議」（National Council of Slovaks）管理。這便給復國後的貝奈斯一極難題做了。他還是堅持「政令統一」硬要他們取消這「會議」把斯洛或克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通通拿回布勒格（Prague 捷克的國都）的中央政府管理如不肯則用武力「戡亂」呢？還是讓他們去，讓他們保持原有的自治機構呢？他毫不猶疑地採行了後者，准許那「會議」繼續存在，且與之相約定，在多數權限上中央絕對不侵這「會議」的權而「會議」則把一些如外交國防等權交回中央。

貝奈斯承認這個德國人在佔領期間製造出來的斯洛或克自治的事實，他又承認德國佔領軍在同期內製造出來國營工業的又一事實。在德軍佔領期間，捷克的工業是國營的，在復國後概留歸國營，即私營的在復國後亦一點一點地收歸國營。捷克現正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然却未嘗流血，所以共產黨魁及捷克總理高德華氏逢人便說：「經驗與馬列主義都告訴我們：蘇維埃主政及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路綫」。

以上種種，別的人做出來我不奇怪；惟民主政治的民主巨子的貝奈斯也能做出，才是奇怪。再進一步想，恐怕只有貝奈斯那樣的民主巨子才能做出來，因爲民主政治，不是痛恨極權政治之別名。民主政治不主張消滅人家，雖遇極權也想法子來把牠包含，而慢慢使牠取消極權的性格。共產黨魁高德華氏之所以能逢人便說不相信蘇維埃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也許就是因爲貝奈斯這民主巨子事前能包容他。假如貝奈斯托詞捷克共產黨遲早要推翻捷克中央政府獨立共產政權而以「剿匪」的態度來對付他們，恐怕高德華那類的人會愈來愈相信「蘇維埃」相信「無產階級專政」了！

這次捷克，據巴黎倫敦廣播，起先是願意加入馬歇爾計劃但後來經過閣議一致表決拒不加入：這件事本身的好壞，是另一問題，然確足以表明牠的「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智慧。因爲捷克在蘇聯勢力之下，爲捷克計，誰都可以得罪，惟有蘇聯不能得罪，若得罪了蘇聯，討了他的一個不喜歡，則恐怕連現在這點獨立都會被取消。現在捷克仍係一獨立自主之邦，並未成了蘇聯的傀儡，因爲蘇聯並無軍隊駐在捷境，又無蘇籍行政人員來監督捷克政府的行政，這點獨立自主是建築在與蘇聯的友誼上的。在捷克這個例子內（別的例子則非所知矣），獨立自主與對蘇聯友誼並不衝突，好像能並行而不悖。

這就奇怪了！爲甚麼在別的國家，如土耳其，「獨立自主」就與「對蘇聯友誼」不能並行不悖。一般人都以爲這是蘇聯不好，無法做朋友。但貝奈斯却證明了一個民主人士一個民主國家可以與蘇聯做朋友，如不能，則恐是這些國家自身先有點毛病。譬如土耳其，那裏的政權是個「兵頭」所建立的政權，在建立時曾受過蘇聯的恩，後來又疏遠蘇聯，親向與蘇聯敵對的一方，現在再來與蘇聯要好，蘇聯便不那麼熱情了。貝奈斯的政權並未受過蘇聯的恩，也未嘗反過蘇聯，他與蘇聯的關係是一張白紙，所以現在要寫甚麼都可以。

七月十八日脫稿

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方案（紐約通信）

楊剛

一 悄寂的天亡與曖昧的降生

杜魯門主義天亡了。它的短命有幾個迷信武力主義者所不能看見的原因：

第一、美國人民反對。當杜魯門主義正在大宣傳時期，一個美國人新從中西部與西岸旅行演講回來。他對我說：「眞想不到人民對杜魯門主義這樣不滿。家家戶戶都問，這是幹什麼？爲什麼這種事不找聯合國？」國會所收的民間函件，使國會覺得行政機關顯然是胡鬧，連范登堡先生都認爲自己上了當。華萊士的全國演講喚醒了幾十萬美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方面，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意。在西岸且引起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

第二、歐洲反對。除英國政府直接的擁護之外，歐洲對於杜魯門主義只有懷疑和恐怖。照李普曼的話是近日連英國都不贊成的。在法國，法總理拉馬第育在重新考慮法國經濟政策時，提醒國人要防止外國借款影響國內政治的趨勢。在義大利，連反蘇主將之一的羅馬教皇刊物都批評杜魯門主義。據一個記者說，這是因爲義國人民反對該主義太利害了的原故。

第三、從而引起了在朝在野各種謀略家也批評該主義。比如反蘇最烈的論客，阿沙卜兄弟 Joseph and Stephen Alsops 以及隱然在美國世界政策後方的李普曼。這兩個人當杜魯門主義初起時，都是相當贊美它的。爲了杜魯門主義，國會和行政機關幾乎翻了臉。

在這一串發展日趨表面化時，馬歇爾先生輕輕巧巧的宣佈，再也不向國會要錢了。如要，得在全盤計劃弄好了之後。

回想三個多月以前，杜魯門主義轟轟烈烈的降生，不到三個月，它就悄悄輕輕的死去。若沒有馬先生的宣佈，人們不會找到它消逝的痕跡。事件的生命繫於人心的歸宿，這是何等驚心的警告！

和杜魯門主義落地時的氣氛相反，馬歇爾方案似乎是糊裏糊塗就在世外桃源的哈佛出現了。那一天，紐約時報和論壇報都沒給它第一條消息的地位。事後，據明白內容的人們說，馬先生所講的那一套，一大半是即興的。他的講稿也沒和總統商量過。至於那方案內容究竟如何，連馬先生自己也不淸楚。稿辭一發表，英國大起勁，接着法國根上來。馬先生才把稿子拿去細細和總統斟酌一番，得了同意。從歐洲回來的美國銀行家說，歐洲把馬先生的話想得太大太確實了。一般論客尤爲紛紜。

震動歐洲的馬歇爾方案是否這麼個來歷不明的孩子，我們不能肯定。兩個月以前華盛頓就知道馬先生已經在國務院內設立了一個政策委員會，以蘇聯通肯朗先生 Georges Kennon 負責。這位先生歷在東歐中歐幾個國家的美使館任過職務。他所作的關於蘇聯的報告據說與馬歇爾關於中國的報告同價。兩年以前他回國之後就奉派全國演講，並爲國務院作全國情勢報告。現在他奉派組織一個對外政策委員會，共十二個人。什麼事也不做，專門研究世界和國內情況以定外交戰略。這機關和一切私人專家接觸，聽取他們的報告。被接觸者新聞記者也佔一大部份。眼前這機關的任務便是製定一個歐洲政策。有這樣一個政策機關在後面的馬歇爾方案，會眞是來歷不明和曖昧，倒不甚可以想像。這一層或者可以說明，爲什麼它現在所得的支持，至少是在西歐和美國，大大與杜魯門主義的虎頭蛇尾者兩樣。

許多人都要問究竟它和它的前生有什麼不同。

單單從文件的本身來看，我們可以想到馬氏方案受支持的原因：

第一、它把杜魯門主義中軍事冒險的可能性消滅了。它說的是經濟復興。這一點減少了歐洲人的恐懼，提高了他們的希望。

第二、它着眼在於歐洲的全盤計劃，且由中心下手。不像杜魯門主義那種在蘇聯邊境上捉雞，一隻一隻捉的勞苦辦法。這一點，是美國人聽得進去的。

第三、它要歐洲人自己領頭，自己計劃。不像杜魯門主義那樣要替歐洲人「劃挺」。這使歐洲放心。

第四、它沒爲正面拋棄聯合國。美國人的良心可以過得去。

有這幾點，因此華萊士先生說馬歇爾方案是從杜魯門主義戰略上的退却。這個退却產生了歐洲各國七月十二號的馬歇爾方案會議。

二 國內釜底抽薪

馬歇爾方案是否杜魯門主義全部戰略的退却。退却的戰略目標是不是會有變化，非一時所能答覆。首先，杜魯門主義從其所包括的範圍來說，具有强烈的對外性，從其實施的手段來說，它有非常片面的個別性。而馬歇爾方案假如能够通過來實施，它照顧國內和國外，它是整體的世界政策。

就美國國內講，一般地大家知道資本主義週期性的恐慌，不能避免。假如全世界都向社會主義走，則資本主義所能澎漲的範圍愈來愈緊縮，自由利潤的來源愈來愈枯涸，恐慌爆發時會眞的不可收拾。美國資本主義理論家素來以他們的恐慌自豪，認爲那是自由社會的表現。但是骨子裏他們不能够管好這種恐慌，所以必須用種種方法把它延緩或縮小。

具體地說，美國的戰後蕭條已經開始，紡織、工程、衣着、出版、玩具、建築都在大量裁人。戰後新起的小工廠和企業關門的在十萬家以上。一般市民拒絕購買的傾向很利害。當然，這一切都不足以說明大恐慌即將到來。設立政府對外貸款，國外購買，資本家限制生產，（以鋼鐵爲例，年初鋼鐵生產不及生產力所能生產者一半，最近連一半也不到了。）以及去年大罷工所造成的未能滿足的民間需要都足以說明這次的恐慌不會大。但是問題不在今明兩年之間，而在這次小恐慌之後。照美國人自己看，目前的現象大有似乎一九二六年大繁榮的時期。徵象是利潤太高（本年總利潤一百二十億元，一說一百六十億。）有資本凝滯的趨勢。通貨繼續澎漲，物價上漲不停，現在一元美金約戰前四五毛。民間購買力愈來愈弱。存貨累積，生產力較戰前多了三倍。這些徵象都是一九二九大恐慌爆發以前的朕兆，現在又重現了。而現在又是比一九二六年不同的一個時代。

以局外人的想法，美國現在有無限荒地尚未發展，無限人力尚未充分利用，無限河工電利尚未開闢。她的富有不應該是她的煩惱。羅斯福的公共工程事業與田納西流域改造都是證明。但是美國的事業家們不那麼想。他們的眼睛向外看。早在前年冬天，哈潑斯雜誌上就有人主張美國必須每年輸出百億元資本才可保國內平安。去年一年輸出者一百二十億元。本年輸出數字根據哈佛大學某經濟學教授是要到兩百億。去年美國的輸入是五十億元比輸出少了七十億。本年輸入總數將比輸出少一百二十億元。以這樣可怕的輸出量僅僅保持了今年小規模的蕭條。假如沒有這種輸出，則不但利潤無着，恐怕蕭條也不可得。在這次戰前，美國全部生產有百分之九十六銷在國內，輸出不及十分之一。大戰結束以後就變成了這樣個局面：根據油王洛克菲羅的刊物「世界報告」，美國現在每年須輸出總生產及資本六分之一以上，才能保持繁榮。

這些數字都來自華爾街或與華爾街有關係的刊物上。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故意誇大其辭，爲他們的世界政策辯護，抑或是實際的情形。但公開的數字不能假造，我們無寧相信美國必須擴張，因以不止沖沒眼前的危機，且要排開將來的大恐慌。十九世紀的美國的資本主義棄了中西部、北部與西海岸的開發，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它不能不眼瞅着全世界。

然而，全世界都是嗷嗷待哺的嘴巴，却沒有錢，尤其是美元缺乏。這使得美國不能和他們有正當貿易關係。此其一。向美國借了錢的國家，如英國，眼巴巴的要買美國糧食燃料等等，捨不得用在其他國家，這使得他們各個和美國造成了單邊關係，美元不能穿走在他們之間，把他們串在一起。這就削減了美元與美貨的吸引力，此其二。以目前輸出輸入量的對比來看，美貨到那裏，那裏就要加深貧窮與騷亂，結果又替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加增氣焰，根國危害美國的聖牛，資本主義。此其三。

以歐洲經濟復興的方法來替國內問題釜底抽薪，這是馬歇爾方案週到完滿，多於杜魯門主義的地方。

三 歐洲嗷嗷待哺

戰後世界所加於美國的重大矛盾之一，是美國獨特的、非凡的富有與全世界破產的貧窮。極富的與極貧者之間的交換關係有着相異的出發點。富者出錢，所望者利潤。貧者出力，所望者生存工具。利潤的需求使貧者

出力的報酬，相對的減少。這裏就發生了兩個可能性。第一，貧者逐漸失其爲交換者的作用。第二，貧者之間進行以勞力作基礎的交換。兩種可能都引致富者的錢失其效能，從而富者失其意義，且面對許多潛在的危險。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的世界謀略家在過去兩三個月中發現了不少難題。

記住前面所提美國輸出與輸入貿易額的巨大差別，就知道難題之一是什麽。簡單地以歐洲而論，在未來兩年之間，有歐洲國家積聚與借貸來的美元都要光了。僅僅糧食與燃料，就足以吞盡他們所有的美元。從斯干的那維亞到義大利是一片緊縮進口的呼聲。甚至於加拿大在本年對美貿易中，也要賠五億美元的本。因此她也要緊縮對美貿易。

其次，是在這種情形下，歐洲發現了一個新傾向，即不靠外來資助，而謀自力更生。這傾向的實際現象就是歐洲各國間以貨易貨的商約，藉以逃避所謂美元問題。

在上一篇通信中，分析英國政策，我們曾覺得英國經濟上在採取對美離心的方向。過去幾個月中，英國似乎是領導了歐洲這個新傾向。英俄商約談判大家都知道大體已經就緒。英國以機器橡皮交換俄國的木材和棉花。這商約目前是否受影響而停頓是另一問題，但英國要從商業貿易上來謀取對美的主動地位，却很明白。順這條線，英波商約成立。英保，英南，英匈商業代表團也都在接觸。

比較顯著的歐洲自立更生傾向是在中歐東南歐之間。這些國家照一個美國人的話，彼此之間有相同的社會與經濟機構，相似的政治態度，所以經濟合作比較容易。從捷克斯洛伐克到保加利亞，包括奧大利在內，有了一個交互商約的大網，主要的是以貨易貨，同時共同開發彼此之間共有的河道交通。在這裏，我們不能很詳細的說到那些商約與合作的內容。但它們已經是確定的事實，且已有良好的結果。至少是那些國家已經走上了復興的道路。

此外，還有一個難題。在每日千百萬字批評和反對蘇聯與中東歐的文章中，這裏不能够對於那些資本主義統治所不及的地方閉着眼睛。據論壇報七月七日一篇文章，蘇聯的工業生產或者已經恢復了一九四〇戰前水準，不久將達到規定的一九五〇年的目標。一九四七年該國所生產的重要機器和原料，如煤，或已超過了戰前。這裏甚至於說蘇聯本年可能有剩餘糧食供給歐洲。關於中東歐，這裏報告它們在過去兩年中工業化的成績是特出的。甚至於關於蘇佔領區的東部德國，在經濟改革與民生改善方面都有讚許的報告。

這一些難題對於美國有雙重威脅。第一，美國貿易受威脅，這會直接影響美國恐慌問題。第二，資本主義的名聲，在已經對之不滿的歐洲會更受害。

要對付這些困難，美國只有一方面在歐洲號召打破貿易壁壘的自由貿易（這是日內瓦會議中的礁石），一面大量向歐洲連續貸款使他們能够經由美元而經濟復興。另外一方面拚命在國內推動取消關稅限制，容歐洲貨進口。

這就是馬歇爾方案的經濟外合。

四　一條紅線

馬歇爾方案發表之後，「世界報告」就很快活的說，這方案是資本主義在歐洲復興。她的姊妹刊物「美國新聞」隨之簡前出了美國要歐洲做四件事，以便美國放款：

一、歐洲各國到一起，計劃如何用自己的原料。

二、分派原料以應重要的需求。

三、生產自己所需的糧食和日用品。

四、成立統一關稅制。最低限度減低貿易障礙，使貨物流通。

這是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要求。假如這些能够成功，沒有人懷疑邱吉爾先生所主張的歐洲合衆國可能實現。

這個理想的經濟共同體的中心是什麽呢？紐約時報的華盛頓通信說，官方並不諱言西部德國尤其是魯爾區域將是重要的。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條紅線，那就是邱吉爾先生，達勒士 John Foster Dulles 先生，共和黨的外交政策製造者，所主張的一套。這一套不先不後都在三月間莫斯科會議前後者表出來。那條紅線是成立歐洲合衆國（邱吉爾），建立西歐經濟集團，以魯爾爲中心，復興西方基督教文明（達勒士）。這一條紅線在馬歇爾方案裏現出來的是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

，以魯爾爲中心，復興資本主義。

大家知道馬歇爾先生在其六月五號哈佛的演詞中，曾經暗示了某種國家，某種政府和黨派不能得到美國的幫助。但是，幾天之後，記者提起蘇聯來問他，他依然表示歡迎。由此可知，馬歇爾方案在開始的時候，沒有東歐國家在念中。假如這計畫能夠成功，則東歐國家在場也無所恐懼。因爲錢要美國拿出來。

蘇聯是從巴黎會議蹦出去了。在他最後的報告裏，莫洛托夫表現了他們對於政治服從經濟的頑強認識。他不肯參加一個資本主義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或是大家早就能想到的。

英法怎樣呢？似乎人們邏輯的想法，她們也應該對於馬歇爾方案加以拒絕。

美國人的看法認爲這一次美蘇在歐洲分裂了，歐洲也分裂。所有歐洲國家都被迫在美蘇兩方挑選主人。問題若如此簡單，則竟不妨把英法從地圖上劃掉就完了。

轉形期的英法同處在時代最深的苦悶中。兩個都有社會主義的新步，兩個都有帝國主義時代的舊槼，兩個都是在本國以及國外左右兩大壓力的擠榨中間。所不同者是英國所受左方的壓力較輕於法國。而英國的希望也和法國有些不同。

擠在左右勢力之間的英國政府一心一意希望恢復她的世界貿易。貿易恢復，則英國的威信高，政府的力量强。她希望經過貿易來一面保持昔日的帝國地位，一面實施社會主義。這兩者是否相容，我們不管。總之，她眼前已經吃了兩者難相容的大虧。馬歇爾方案對於她開了門。在這方案裏的三點，對於她本身沒有過不去的地方。

第一，在歐洲復興資本主義，英國管不着。她本國的壟斷資產階級照樣存在，照樣有力量。其次，在莫斯科會議失敗之後，英美在討論他們的德佔領區經濟政治合併時，英國早已放棄了魯爾鋼鐵煤礦國有的計劃，與美合作。

第二，以魯爾爲中心，復興西歐，英國應該是能贊同的。魯爾能變成全歐的心臟，英國至少也在全歐有一份力量。魯爾原是英國佔領區，那裏大部分資本控在英國手下。只要戰前的德國不恢復，魯爾的力量就是英國的力量。

第三，歐洲若成爲經濟共同體，則英國貿易可以大大發展。過去她之所仰給於美國者，如糧食，可以在歐洲取得，同時她的機器可以向歐洲輸出。在這裏，英積極參加的意義等於她向中歐東歐國家訂商約一樣，是謀取本國經濟對美之獨立。從而她或者希望有一天，她的貨能與美國貨競爭，英鎊能在美元前一度抬起頭來。她起碼有一點把握。她的貿易在政府手裏能夠通盤打算，操縱自如。她能夠叫人民吃苦。這些美國都辦不到。與其說英國這次是在選擇主人，不如說他是在以退爲進。

法國情形不同一點。歷史上德法在歐洲互爭雄長。沒有德國的歐洲，法國要成爲歐洲的領袖。她不能放鬆這樣的機會。其次假如歐洲原料物資能夠互通有無，則法國今日所缺少的煤糧可有來源，從而減輕了左翼與工人階級方面所來的壓力。

在經濟共同體的問題上，法國的利益不在於統一關稅與減輕貿易壁壘上面。法國不是完全靠貿易支持的國家，她沒有英國那樣多的輸出。反之，她的一般工業比較落後，她要保護自己。因此在比杜的方案以及他答覆莫洛托夫的文告中，他一字不提到關稅等等，而十分着重於成立中央常務委員會來統籌原料，決定用途以及協和 Coordinate 各國經濟等等。

西德與魯爾問題對於法國應該是一個最大的難關。大家知道法國要求魯爾共管。她曾經要求過萊茵省歸法國。煤與鋼鐵之所在，人爭趨之。得到了這些，她的歐洲領袖地位才有保障。其次賠償問題當也是一個焦點。對於法國，馬歇爾方案以西德——魯爾——爲歐洲經濟統一中心的辦法是不容易通過的。即便比杜願意，左翼的壓力將使他的地位危險。我們不知道這些外交家的妥協方案如何。假如英國十分要重回歐洲，她可能在魯爾問題上作小讓步。

關於歐洲資本主義，照想法國應該和英國一例。法國的聯合政府與英國的工黨政府之不相遠者正在於他們都認爲社會主義是遙遠的將來，慢慢磨濟，總有那一天。在眼前，拉馬弟埃的新經濟政策已經向右翼反對政府控制者讓步了。

五　大難關

結局大家會成功麼？

這問題不是七月十二日歐洲的會議所能答覆。那個會必開。即使中東歐可能參加的國家鬧到中途退出，它完成的可能還是多。會期只兩天，且僅限於推選委員會的人物。樣子是非辦成不可。

麻煩會出在那些小的委員會中間。其次，假如方案被製出來了，回去時在每一個國會裏可能要吵架，引起一些內部糾紛。但這些都還不是要害的難關。

大家想得到最主要的難關是美國國會。這國會除了不愛出錢之外，更不愛用錢在中歐東歐國家裏面。法國曾經拿到了二億五千萬，義大利也拿到了一萬萬以上，但都是沒經過國會的。否則像法國那種講國有企業的國家，就很難有錢到手。假如國會根本不通過馬歇爾方案，這就完了。假如它通過而加上幾十條苛刻條件，這方案實際成功——穩定歐洲右翼力量壓伏左翼，使[illegible]銷——的希望也極渺茫。此外，現在的國會又是共和黨。假如他通過這方案，令其成功，他們就是替民主黨政府造記錄。明年選舉時，他們將找不到新鮮的、重大的理由把民主黨政府趕下台。何況美國

大資產階級基本上對於這問題不甚對頭。東方海岸的大亨們爲他說話甚力，而以支加哥爲中心的中西部財團已經開始了罵街。這問題少不了引起這些人內部一場混亂。

行政機關和東方財閥現正開始大規模的宣傳。集中的論點是復興歐洲，把蘇聯和共產主義擠出歐洲去。（此地一般輿論不承認蘇聯是歐洲國家。）正如上次對英貸款，一切的理由都說不動國會給錢，只有抵制蘇聯這句話，才開了他們的口袋。這一次是否有這麼靈驗很難說。

假如要說句廣泛的話，那麼即使馬歇爾方案能闖出一切的難關，年年貸大款給歐洲，讓它買的來推銷美貨，建立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美國的政治家與經濟家們也不會安寧。他們得想許多辦法，對付下面的可能情形：長期對外貸款所加之於人民的負担和不滿，將不是壟斷家們龐大利潤所能抵消。這兩者相成適是造成恐慌。英國國際貿易競爭力加強，會增加美國無數的頭痛。歐洲（如法國和義大利）人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之厭棄，已經不是三年五載的新事了。他們也不再是可以隨意對付的人民。

一九四七年抗戰紀念日　司達香島

負了氣出的門

——美國人性格之八

費孝通

邱吉爾必然是摸熟了美國人性格的，不然他怎能向美國借得這樣多年青人的血去阻擋希特勒的凶燄？他用着已過時的美國土語向包圍着他的記者們說，他身體裏流着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顯然的歪曲了歷史，即使沒有歪曲也不免是斷章取義，美國人的血不原本是歐洲的麼？他不提這個淵源，而巧妙的暗示着大西洋上血的倒流。我們也不會忘記他有一次回答記者們問他什麼地方開始驅逐占領別國土地的侵略者時說的話。他一揚眉，毫不思索的說：「倫敦，這些洋克的占領軍。」美國人在欣賞他的幽默和機警外，還有着內心說不出的滿足：洋克占領了英國！不但是血的倒流，而且是血肉的倒流。

在哈佛大學裏有一位英籍的教授，有名的哲學家懷德海的令郎，有一次很得意的告訴我：他去參加了一個美國獨立紀念的盛會。在會裏人家一定要他致詞，他說：「你們找錯了人，還是有意要爲難我？我名字裏還有着 North 這個字。」原來他是 North 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奉命來鎭壓美國獨立的。聽衆熱烈的報以歡呼。我默默的頷首，英國人眞是內行，美國孩子們的命是送定了。

美國人對於歐洲具有很複雜而且衝突的感情。這感情表現在歷史上的是一連串反反覆覆，似乎沒有一貫性的事蹟。最使人忘不了的自然是威爾遜總統的失敗。他一手創立的國際聯盟中，並沒有美國的席次。美國國會

否決了他的國際主義。美國人民向他說：「歐洲的事，我們不管。」可是怎麼叫不管呢？不久之前不還是與高朵烈的橫渡大西洋去參了戰？並非健忘，而是在歷史中養成的美國性格在作祟。

這裏我又要提到在以前幾篇文章中已經屢次說過的話了。美國是歐洲的「逆子」，歐洲是美國的「嚴父」。假如在十七八世紀的歐洲這位家長對他的子弟仁慈些，北美很可能像中美一般成了個犯罪者的樂園，因犯的成姑，土著和白人混合之場。但是北美卻不然，它吸引了虔誠地想在地上建築天堂的清教徒，寧願短期賣身以求不再挨餓的餓民。充滿清威務，匱之的歐洲才有這無數背井離鄉、拋棄父母之邦的移民，一個向歐洲要求獨立的美國。

美國在中國華僑眼中是「金山」。想發財的冒個險去撈一票，成則衣錦還鄉，敗則為異域之鬼。不但去美國的這樣，散佈在南洋和歐洲的華僑們，多少都是這樣的。在他們，出外是個手段，不是目的；在國內走碼頭的山西幫，湖南幫，何嘗不是如此？發了財，在家鄉蓋個富麗堂皇的宅子；陽宅不夠起個陰宅；墓地有着，造個祠堂；推而廣之，辦學校，興公益。華僑的理想人物是陳嘉庚。——還是說，我們這片舊大陸儘管夠荒瘠，夠黑暗，但是還不失其溫暖，還是個「家」。海外的華僑心心念念着祖國，使他們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成了中國經濟中平衡國際貿易的支持者。至今還有所謂「民憲黨」在國內政治中當個苦惱的角色。亞洲在這一點上是和歐洲不同的。

從歐洲到北美去的移民不但不懷念着祖國，年老了沒有絲毫意思要到故鄉去壽終正寢，更不會遺囑子孫把棺材運過大海葬入祖塋；死心塌地的想在北美立腳，當地當時就可以衣錦晝行；而且他們對於迫使他們到不能不自求自由之邦的老家，心裏充滿着怨恨。所以我說他們有一點像是嚴父手下，受盡了委屈，發誓不再回家，出門自立的孩子。在父親眼裏是逆子。在孩子心頭有着一口總得找一個機會出一出的怨氣。好馬不吃回頭草，「就是凍死，餓死，被天雷打死，也不再進你這扇門了。」這是個有志氣的孩子，但是——我們應該明白——所要出的那口氣，還得在嚴父面前出的呀。邱吉爾、懷德海教授之所以能使美國聽衆高興得叫好，原是給他們出這口氣罷了。

我也已經屢次說過，到美國來的移民想「美國化」就得改變他們土音和鄉氣。他們一到能在美國社會上立腳時，矯枉過正地要表示出「美國是多少可愛呀」的態度來。怎麼表示呢？最明顯的是和祖國隔絕。有些人甚至把一望而知其來歷的姓名改去一兩個字，使人聽來活像是老美。他們可以有意地避免去和原來的同胞接觸。祖國是個應該也必需疏遠的影子，雖則這影子也永遠在他們心底作祟。

美國社會是個徹去了兩端的秘階，是從歐洲中間階層裏爬橫了長出來的；兩端不在美國，而是在老家。歐洲的破落貴族們可以把他們古董用高價出賣給美國的暴發戶，甚至整個的「故宮」一塊磚，一塊瓦地搬到美洲去。美國那些爬到了社會尖頂的人眼睛祇有望到歐洲去了，不能倒流回去也得把貴族拆過洋來，祇是個儀表也可以過一過癮。

美國人是負氣出門的，他們儘管天天叫着「美國化」，但是沒有人比他自己更明白，美國文化是缺乏明白的標準的。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沒有目的，他們的目的是要老家裏的人說他們一聲：「有志氣」。他們在任何一部門的生活裏，最高的標準還是在歐洲。

我初次到英國，朋友們，老師們，甚至房東太太，都帶着一種惋惜的口吻說：「可惜你的美國音太重。」意思是我的英文說得不準，從美國傳教師那裏傳授的英文怎能合格呢？可是我到了美國，我那帶着一點英國口音的話，卻竊得別人的容忍，非但容忍，而且借了不少光。在美國學術圈子裏英國的學位是到處賞賬的；反過來卻不正確，美國博士在英國卻多少帶有一點，雖非輕蔑，也略有無足輕重之意。美國大學考博士必須先考兩門外國語（其實大多是指歐洲語），而在英國就沒有這種規定。在英國，論文裏若是太多引了美國作家的著作，反而有時會被老師輕輕的搖了搖頭說：未免浪費了一點時間。——美國學術上受歐洲的影響是極深刻的，直到現在，別的我不知道，以社會學說來，美國還不能說是已經可以離開歐洲而別樹一幟。歐洲的學者在戰時大批的上美國，美國虛心的接受。肯這樣虛心那是因為他們要強爺娘，勝祖宗，他們知道現在在文化上究竟還落後一點，還得爭這口氣。

美國人對於歐洲因之有着很矛盾的態度。他們對於歐洲的標準是心服的，但是他們負了氣。他們想報復，想使他們說一聲：「好孩子。」他們決沒有絲毫要回鄉的念頭，他們有決心要在新大陸創立個更好的世界給大西洋那邊的人看看。為了要使美國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他們在心裏上不能不把可能拆散這個祖籍不同的移民集團的離心力遏制下去，孤立成了美國立國的基本精神。所謂「孤立」就是指不管閒事，尤其是不管歐洲的閒事。

李普門說美國外交政策中祇有門羅主義是一貫的，持久的；除此簡直說不上任何外交政策。門羅主義是孤立主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不管閒事主義；美國這個負氣的孩子惟一希望的是關了門做個樣子出來給人看

看，他們即使不幸災樂禍，但是也不會發生姑奶奶對娘家的關切。中國的華僑肯投資革命的輸將抗戰，那是因爲他們還是抱着回鄉的願望，不但如此，祖國的不爭氣是他們受人歧視和欺侮的原因。他們不能不關心祖國。從歐洲到北美去的移民並沒有這經驗。他們本來沒有回鄉的計畫，而且靠了他們的白皮膚，也受不到因他們來歷而起的歧視，即使有，也很快可以洗脫他們的來歷。他們不是姑奶奶而是私逃出門的逆子。

放逐這逆子的嚴父已經低頭了。非但低頭，而且伸出了手，期待着這已經自立的孩子的反哺了。邱吉爾以身體裏有着美國的血來象徵着下一代的風向將是由西而東，不再是由東而西了。可是美國的態度怎樣呢？他可以爲了自身安全，爲了要從歐洲不能不乞援於他的表示中獲得道德上的勝利，他可以出一次兵，在歐洲流一次血。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已經放棄了孤立和不管閒事的傳統。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最近美國的戰後措置，多少可以使我們感覺到「逆子並未回頭」的神氣。

杜魯門主義是門羅主義的擴大，精神上是一貫的；所不同的祇是在範圍上。門羅主義祇包括大陸，那時沒有飛機，海洋是地理上的防線。現在，門羅主義所求美洲的安全和孤立不能不加上一個外圍了。這外圍包括了太平和大西兩洋，和在兩洋對岸建築下的空軍站。在兩洋邊緣的國家也許會感到近似侵略性的壓力，但是這壓力的來源卻是美洲的要保持孤立。杜魯門並沒有超過門羅，不過是個現代化的門羅。時期雖則已過了快半個世紀，美國人還是帶着三百多年的歷史，這是一部背叛嚴父自求獨立的歷史。

聯合國巨廈的基石剛剛安定在紐約的島上，而杜魯門卻已開始了放棄這國際組織的行動。這眞是使我們哭笑不得的諷刺，不但告訴了我們美國傳統裏的矛盾，而且告訴了我們這矛盾已化成了世界共同的矛盾了。

自由的心理

張述祖

根據心理學來講自由，那看來似乎是件矛盾的事。因爲照最樸素的說法，所謂自由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可以不受任何原因、條件的支配而表現。然而現代心理學，根本上是以有定論（Determinism）爲出發點的，即絕對要遵守因果律（Law of causation）與自然規整律（Law of uniformity）。那就是說現代心理學絕對不能承認有無原因無條件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並且認爲如果原因、條件相同，則所生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必相同。不過決定及影響我們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的原因條件，甚爲複雜微妙，有的在外界，有的在個人本身內部；有的在眼前，有的在遠方；有的在當時，有的在過去；有的很顯著，有的很輕微。我們能見到的，限於外界、眼前、當時存在的顯著原因、條件。至於存在於個人本身內部的、遠方的、過去的或輕微的原因、條件，則不易見到，所以常常會誤以爲某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是不受任何原因、條件的支配，而且自由發生的。換句話說，就是以爲所謂心理現象不受因果律的支配。或因爲明明「見到的」原因、條件相同，而所發生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不同，所以誤以爲所謂心理現象，不服從自然規整律。

如上所述，不是說心理學不承認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可以有自由了麼？不過我們應該知道普通所說的自由，是生活中的自由；而我們剛才所說的自由，是心理邏輯中的自由。筆者所欲揭示出的是：「正因爲心理邏輯中不允許有自由，所以生活中才不允許有不自由。」其理安在？試爲說明。所謂生活中的自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不受另外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唯一的決定，而是應該受心理邏輯中的原因、條件來決定的。反之所謂生活中的不自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不能照着心理邏輯中的原因、條件之決定來表現，而是要以另外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做唯一的決定者而表現。比方有一件事情，在其本身當中、和這件事所出現的環境當中，以及當事人的本身情形當中，已具備了完足的引起忿怒情緒的原因、條件，照心理學所遵守的因果律和自然規整律講，這個人的發怒，是被這些原因、條件所決定了的，不可遏止，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心理邏輯中，這個人的發怒，是不自由的，非發怒不可的。而在生活中講，這個人的發怒是自由的，他是依着忿怒情緒所由決定的原因、條件而發怒的；並不是本來沒有完足的原因條件，而由另外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強使他發怒的。另如某一對象，其本身和其所出現的環境以及當事人的本身情形中，並不具備完足的引起信仰的條件，而另外一個或一些

人要用他或他們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來強使前述當事人對該對象發生信仰，這樣的「信仰」，如果眞能發生的話，那在心理邏輯上講，倒可以說是相當自由的；因爲那是說牠居然擺脫因果律與自然規整律的限制而自由發生。可是在生活中講，這種「信仰」是不自由的；因爲牠不是根據着牠理應根據的原因、條件而發生，乃是由別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強使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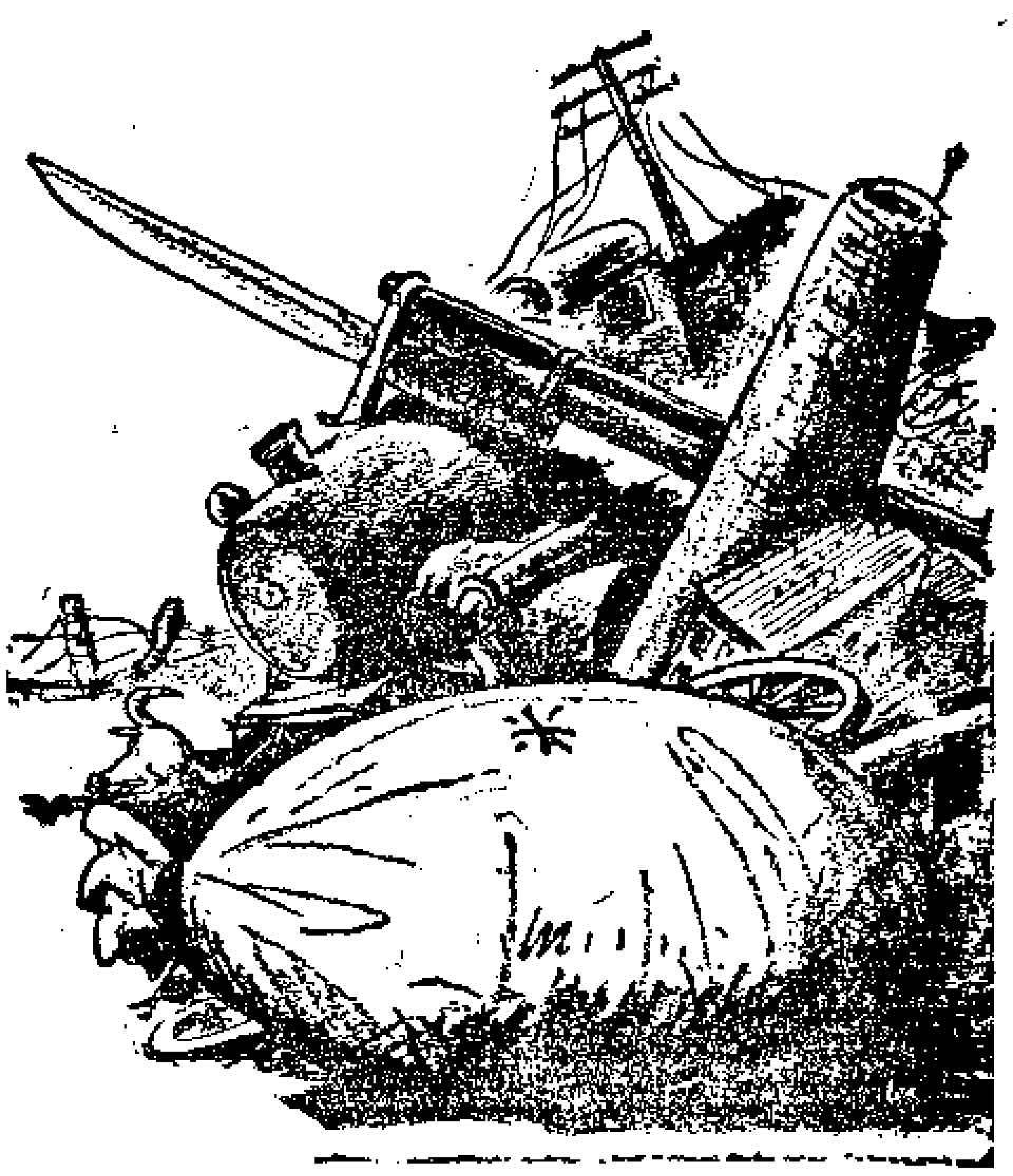
以上我們把心理邏輯中的自由、不自由，與生活中的自由、不自由，講淸楚了。底下要看看究竟心理邏輯中是否允許有自由，生活中是否允許有不自由。換句話講，就是說是否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可以在原因、條件不完足的情形下發生；或在原因、條件已完足的情形下不發生？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是否可以由另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做唯一的決定者而發生或不發生？我們根據心理學所提出的答案，很乾脆地說是「不能」二字。爲什麼不能？我們當然不否認別人的行爲也是決定一個人的行爲之一種因素或條件。不過問題也就是因爲牠僅是因素或條件之一，而非唯一，尤非全部。當然有些簡單的行爲，是只需一二個原因、條件，就可使之發生或不發生的。那麼由另外一個人的行爲，決定一個人的簡單行爲，並非罕見，如姓張的問姓王的一聲「貴姓」，姓王的答說「賤姓王」等。但如果本來是要許多原因、條件決定的行爲，你想拿你的一句話來引起、或制止，那是絕對辦不到的。而現在大家所談所爭的自由，並不是像說「賤姓王」等類的簡單行爲問題，而是有關政治經濟等複雜行爲的自由問題。這些由複雜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所合成的行爲，決不是由一二個原因、條件所能決定的；尤其不是可以由另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所能決定的。

目今不希望別人在生活中有自由的人們，他們竟然企圖把用以決定別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的原因、條件，更減少到只是自己的意志；別想拿自己的意志使別人發生沒有完足原因、條件的行爲，或制止別人已有完足原因、條件的行爲。那更如何辦得到呢？這個我們並不是說一個人的意志，對別人的行爲，就不能是一種有影響的原因或條件，不過要知道其影響的方式是刺激至反應，而不是直接傳遞。酸梅使我流口水，並不是酸梅直接把水傳遞給我的口，而是我的口對酸梅的刺激所發生反應變化。所以酸梅是乾的，倒可以使我的口流水。反之酒精是水的，反而可以使我的口變乾。以上都是「刺激至反應」與直接傳遞不同的例子。所以雖然另一個人的意志當然可以作爲刺激而引起一個人的反應，但反應和刺激如上所述，不必相同。你的意志是要別人相信某事，而某人可能因你這個意志的刺激，反發生更不相信某事的反應，你並不能把「相信」直接傳遞給他。一切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均同此例。你有時固然可以用自己的這些行爲，引起別人這些行爲的反應，但反應不必與刺激相同；也就是說你不能把你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直接傳遞給別人，你不能直接讓他有了你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這裏我們還得重申前言，就講是「刺激至反應」，一個人的行爲對另一個人的行爲，也仍然只是刺激之一方面，反應不必是由一方面的刺激即可引起的。

所以誰要控制別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是可以的，不過他得先去控制所有決定別人上述各種行爲的一切原因條件；至少也得把幾種主要的控制住。比如說你想讓大學生的思想不左傾，你就得把他的全部生活環境中可使他思想左傾的一切或至少是主要的原因、條件取消，那麼照心理邏輯講，左傾思想的原因、條件旣去，左傾思想自不能憑空發生。這樣你在心理邏輯中限制了他的思想自由，那麼縱使你在生活中，儘量予他以思想自由，那就是說你絲毫不用你的行爲去干涉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也不會左傾了。反之，如果你對於主要的決定思想左傾的原因、條件未加控制，而只是把些非主要的原因、條件像宣傳左傾思想的書報等取消，或用自已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做刺激而企圖取消學生的左傾思想，這簡直是對心理學以至於一切科學所遵守的因果律與自然規整律的挑戰。除非你認爲心理現象不受這兩條定律的支配，否則是一個大矛盾。而這兩條定律是現代心理學的基石，你要否認他們，就等於否認現代心理學。不過有人一定會講，一個人的行爲不見得就不能左右另一個人的行爲；不錯，這是他把行爲與動作二者的意義混淆了。動作只是行爲的一種或一方面，動作是專指看得見的行爲而說的。動作相同，不見得行爲相同，沒有動作，不見得沒有行爲。筆者在前面所以不厭繁瑣地一再將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列舉，也就是深恐讀者陷入這種混淆中。一個人確乎可以用自己的行爲使別人的動作發生、或不發生。而現在大家所談所爭的，並不僅是動作的自由。不希望別人有自由的人，也並不是僅僅不希望別人的動作有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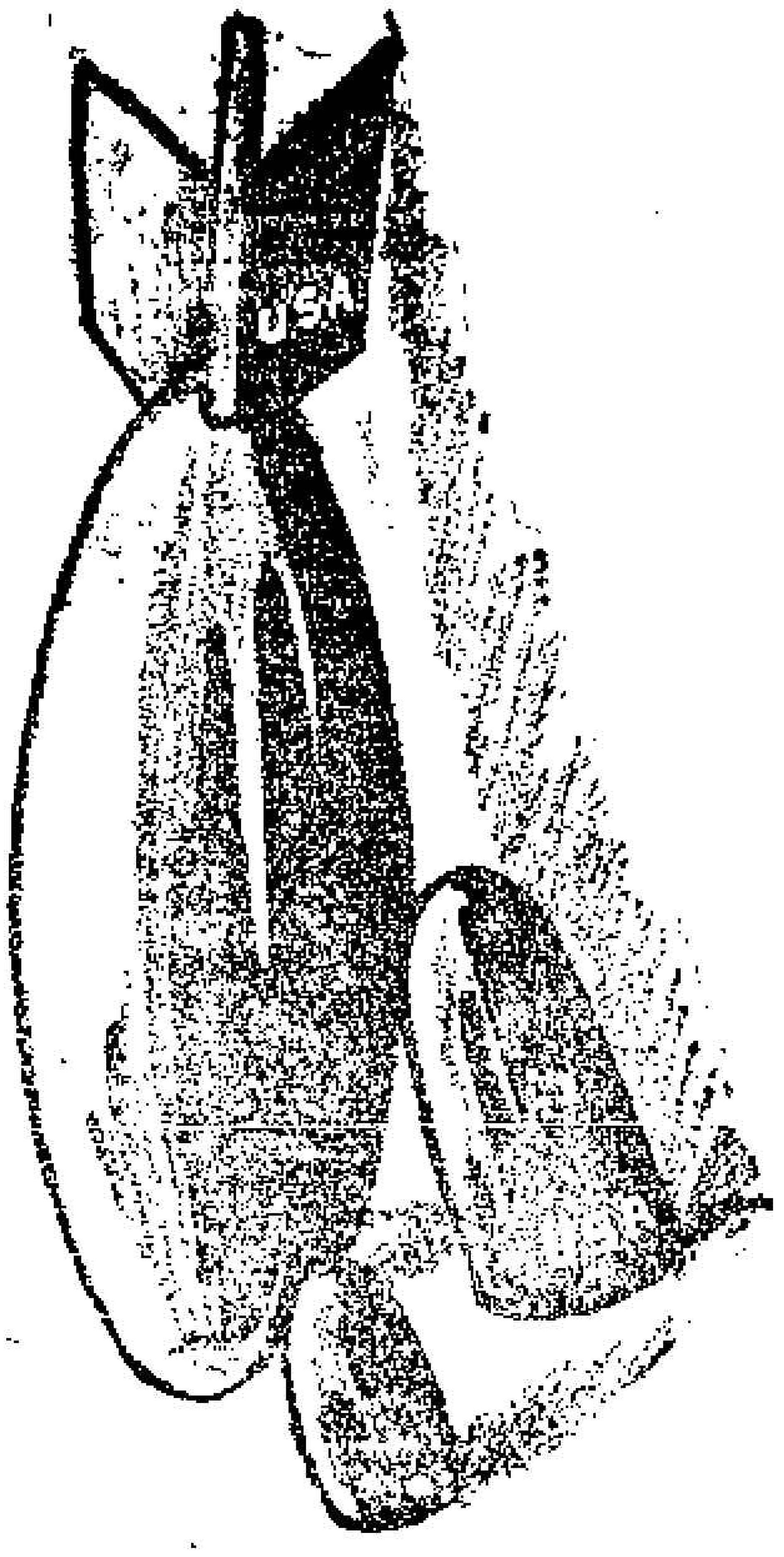
所以筆者的結論是：個人的行爲，在心理邏輯中是沒有自由的。讓一個人依着心理邏輯所決定的去行爲，那便是生活中的自由。因之心理邏輯的不自由便是生活的自由。誰要想眞正干涉別人的行爲，便得從心理邏輯中的原因、條件下手。原因、條件控制好了，你就讓他自由地去生活，而他的行爲已絲毫不自由了。反之誰要想打破心理邏輯邏的不自由，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戰爭神聖



(一)防禦工事

(二)軍糧



(三)戰利品

(四)最後一面牆

(五)戰士

觀察通信版

新疆危機的明朗化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迪化通訊）這幾天來的迪化天候，變得有點異常；晝則烈日當空，汗流浹背，夜則狂風飛沙，窗戶乒乓，間雜一種車轔馬嘯與大炮槍聲所交織而成的可怕之音，使得全迪化的人們——不分種族，階層，性別，都在恐怖中過日子，好像暴風雨就要來臨似的。就是最高當局的人們，也公開承認新疆局勢，確已步入了另一階段；對於一些不同的看法與見解，也開始加以考慮甚至採納，政治是現實的。現實逼迫著你不能不「考慮」了。

迪化街頭一片打聲

隨着國軍東北戰事的吃緊，北塔山的槍聲，驚動了國人的迷夢。迪化街頭的打手們，發動了一次夏季攻勢。根據治安當局的公報，比較重要的有下列數件：

四月廿一日第一分局捕獲竊犯沙木沙克一名，在解送法院之際，突有匪徒刼持解犯之小汽車，刼去該犯，五月十五日復將該犯捕獲，經訊明係少數反動份子所爲。

五月六日，在小東樑有不良份子尼牙孜聚衆毆鬥，經警察前往排解，竟敢反將警察施行毆辱。（後送法院卽無下聞）。

五月廿二日，不良份子阿不都在省參議會門口阻礙交通，且毆打警察（送法院）。

六月五日，不良份子阿不都、熱一衣，無故毆打維族商人高福爾（送法院）。

六月九日，不法份子哥孜爾酒毆打軍官（上校）王子非（送法院）。

六月十八日，維文報社職員熱達甫毆傷保安司令部哈族軍官喬進清，並搶奪手槍，（送保安司令部）。

六月廿四日，查獲反動份子買乏提尼牙子、艾山木丁二名，受人主使攜帶武器及反動宣傳品在迪化活動（送警備司令部）。

六月卅日，不法份子牙合甫毆打民政廳科員牙生（送法院）。

六月卅日，不法份子木沙在西公園因有違警行爲，持刀行兇。

六月卅日，上午十一時許，南花園（阿合買提江副主席公館，在南樑）無故逮捕市民木加瓦爾和加，警局派員經七小時之交涉，始行釋放，但已體無完膚。

六月卅日，維文會職員擅自逮捕三民主義青年團職員買提江及市民哈的爾等，經青年團人員於下午十時前往交涉時，該管暴徒阿不都古里竟開槍射擊，秩序混亂，警局派人直赴彈壓，並將被捕人員救出；到午夜三時方平息。

七月一日，前赴督蒂縣長柯文章，於上午七時在南花園附近被暴徒阿不都古里等聚衆毆打已重傷，並以手槍押解遊行，强令沿街高呼「我是漢人的走狗」等口號，經警察搶救回家，當日下午三時又被拘至哈阿文化會內，非刑拷打，又經警察趕到救出。

這衹是有案可查的，還有許多盜竊搶刼事件，被警察裝做沒看見，輕輕地放過了。

秘密監獄 打手議員

距離蘇領館不到百呎的南花園，門前兩棵大樹，大樹下總有三兩個佩帶星月徽章的壯士，踱來踱去。大門老是緊閉着，門前雖只是咫尺之地，人們經過時，總是提心吊胆的。因爲人部知道是一個人間地獄的所在呀！

記者爲欲明瞭內情起見，曾走訪六月卅日被綁獲救的木加那爾和加。木氏原籍塔什干，爲伊犂巨商，頗具知識，對伊斯蘭教義有研究。曾被盛世才拘禁七年，伊變之初，憤而赴伊，參預伊犂事變，曾奉事變政府主席阿里汗之命，率兵越冰達板，策動南疆響應，後調任軍隊監察官，係伊變中數一數二的首要人物。現任新疆省副主席的阿合買提江，在當時還在他的手下做過事。自阿里汗被迫去職不知下落後，阿氏親信幹部，均遭排斥，木加那瓦和加首不見容，潛行來迪，擬嘗試經商。事爲伊寧暴動份子所悉，六月卅日下午二時許，行經南樑時，卽被暴徒三四人綁架。木氏狂呼救命，並高呼反對暴力，反對出賣民族，擁護國家，擁護政府等口號。暴徒等予以痛毆，並卽擄入南花園內，將其懸空捆綁，以繩絲紮成之鞭子橫身抽打，又以燒酒噴於傷處，以冷水澆灌之手巾，覆於頭部，使其復蘇。對之用刑最苦者，爲塔城參議員阿不都，艾西斯與伊犂參議員賴比二人，嚴刑之後，又有數人持筆墨令寫供詞；供詞之要點，均已預先擬就。事爲木妻所悉，乃往投省府，麥主席聞訊至爲震怒，乃派艾沙秘書長及警察局劉局長赴南花園交涉，始得釋放。木氏於敘述被綁獲救之經過後，復發感慨，謂今日回首伊犂事變，恍如噩夢，初衷爲求民族之獨立解放而奮鬥，而結果徒爲人間造地獄，伊、塔、阿、三區成特殊化，國土淪亡，江山易主，誠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木氏復脫衣服，示記者以創痕，遍體鱗傷，幾無完膚；國家竟不能保障一善良百姓之生命，可勝浩嘆！而當日革命英雄，竟作階下之囚，唱革命論者，應該反省了。

維文會內 夜半槍聲

維文會主任委員依不拉引原是留蘇學生，曾被盛世才拘禁兩年，伊寧方面進入迪化的工作人員，常在維文會舉行公開集會，它確已負起了維族反動青年的領導責任。自艾沙主持新疆青年團並任省府秘書長以來，維文會方面就集中打擊艾沙的領導的青年團。上月卅日支團部職員哈的爾的被打，就是這個計劃行動中的許多事件之一。卅日下午九

時哈的尉坐車行經維文會，當即被該會劇團□任阿不都古里率領四五人攔擊，拳脚交加，拔出手槍示威，將哈君拖進維文會，施以吊打。十時支團部總務組長賴詒嘉偕工作同志六人赴維文會交涉，時該會正放映蘇聯愛情片「漂亮的姑娘尼薩」，大門緊閉，賴氏等敲門而入，即有人放冷槍。警察聞聲無至，忽會內槍聲大作，警察亦向空中鳴槍示威，衝入維文會解賴氏之圍，並將哈的救出。槍聲歷二時許始止，月色朦朧，猖猖犬吠，迪化市民通霄未得安睡。鬧事發之初，最高當局指定艾沙，屈武邀同民政廳副廳長賴希木江（和談中伊寧三代表之一，係麥斯武德之姪兼女婿，而政治路線與麥老異趣）往維文會排解，事後艾沙以電話報告麥老以親往解決經過，麥老謂維文會隨意捕人，警察局為何不抓？罵艾之餘，當擲電話於地。蓋麥老求治心甚切，誰不如吾人所想象中的老好先生，當他宣誓就職之日，就以守法相標榜，要求全疆人民，在法律之下，謀民主政治的實現。由此更可證明此老內心的苦痛。

省府震動 緊急會議

三日上午十時，第廿七次省務會議，在熱烈憤慨的情緒中，喊出了「保障善良人民安全」的要求。會議中通過一些例行提案之後，由警察局副局長列席報告迪化市治安概況，列舉日來迪市發生之各種不幸事件，會場空氣由此漸趨緊張。

最先發言的是前任省府祕書長劉孟純委員：警察局的報告，着眼治安，其實當前的問題，不是單純的一個治安問題。自去年十二月卅一日（按即迪市第一次發現匿名反動傳單）至「二二五」與自五月廿日（中央明令發表麥斯武德主新）至「七一」可分為兩個階段。從這兩個階段內許多反動的政治活動的傳單上，完全說明了他們的企圖和目的，不外破壞和平與挑撥民族感情。他主張由省府指定一個小組處理「六卅」維文會違法捕人事件。最後他說，新疆既是中國的一省，省政府既是中央領導下的一個機關，那末現在社會上鬧到這樣無法無天，實在是省政府沒有盡到執法的責任，這是一種最大的恥辱。

接着是新疆政治舞台上的五朝（楊、金、盛、吳、張）元老劉效藜老先生發言：「省府改組一年，張先生領導人民向和平統一團結的道路上走，本是治平辦法，但是這辦法用在任何一地都會成功，而在新疆就很容易失敗」。他主張治標的辦法，祇有「治亂世用重典」。「我們有一個唯一的武器，就是法律，兒子犯了要懲，老子犯了也要懲。」他最後說：「小孩子上屋揭瓦跌壞了，難道老子沒有責任嗎？」引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沙力士——這一位哈薩克族青年委員兼副祕書長很激動地說：「南梁（維族與歸化人住區）和城裏彷彿是兩個政府，否則像南花園這種非法機關，隨便押人打人審訊人，政府就應該澈底查究！人民需要自由，但決不需要隨便打人罵人的自由。維哈塔文化會不是人民的文化會，是少數反動份子的機關了，反動的傳單，不但到處有，而且也在政府辦的維文日報上公開登着反動的文章，有的是法律，警察局依法制裁好了，開什麼會？」

祕書長艾沙說：「當前的問題，不僅是政治問題，而且是分裂的問題，反動份子要分裂國家，要打仗，而且想逼着人民參加他們打仗。分裂嗎？分裂以後新疆人民就會走上死路。所以我們新疆人要出來反對分裂，現在反對分裂，將來還是要反對分裂！」

最後由麥主席作結論，他認為要改變一種作風是必的，指出以前有些省府委員藉「拖」來做擁護，結果問題不得解決，吃了他們的虧。他說日前赴南梁出席教育廳主辦之暑期教員講習會講話的時候，竟有人在樓上放槍。最末他指定劉孟純等組織「治安問題及維文會事件研究」六人小組，可嘆在兩三天內就拿出辦法來，不要寫長文章，三條五條，叫老百姓看得懂就行了。（按此次會議，伊寧方面諸委員並未出席，諸自省府改組，他們從不參加省府任何會議，也不去辦公）。

參會流產 盟機加班

原定五月五日召開的省參議會，因交通關係，議員遲不到齊，延至五月廿八日與麥主席就職典禮同時舉行成立大會。當麥主席就職之日，即有喀什區參議員以參議會代表致詞資格，在大會上提出了擁護張主席主持新政，請中央收回成命的要求。伊寧方面打算控制參議會中大多數，通過各種分裂祖國反對中央的提案。然而新疆十個區，除伊塔、阿三區全體及喀什區一部分參議員外，其餘六區半的參議員都是擁護政府的，他們一方面威脅利誘，打擊其他區的參議員使其附己外，又或旨名頂替，或額外強加，濫要取消人家的資格而以自己帶來的人塞進去。復組織主席團與七人小組從中研討，准許他們不合格的入會，然以不提出某種議案為交換條件（按即請求中央撤換主席中央軍隊撤離新疆等），他們不同意。張治中氏親自出馬調解，結果參議會中伊寧派與擁護政府派之人數成五十八與五十七之比。但以仿照政治協商會議辦法「每一議案必經三分之二同意始得通過」為交換條件，終不獲得伊方同意，參議會遂宣告破裂。

參議會流產之消息傳出後，中蘇航空公司增開班機，除伊塔阿三區參議員全部飛伊外，喀什區全部及其他區一部參議員二十七人亦被迫分批飛往伊犁，觀其交通工具準備之周到，實在計劃之陰謀行動。

議論未畢 大事漸去

由於參議會的流產，南北疆分裂之局已成；近日北塔山又有槍聲，特殊區域軍事調動頻繁，伊寧軍與國軍隔河相守的瑪納斯，西去交通已斷，蘇聯駐迪總領事薩維諾夫亦有回國消息，阿合買提江也有返伊一行的準備，看樣子新疆問題確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張治中氏於六月十日在新大樓召集兩次重要幹部會議，交換時局意見，發言盈庭，莫

衷一是。猿部某高級人員認爲張氏在新疆的和平政策，一如其過去之奔走國共和談，宣告失敗。某新疆元老以爲中國局勢爲一體，東北與新疆不可分，韓共與東蒙既已協助中國內戰，則一葉知秋，新疆亦在所難免。某東干回領導人物極力主張組訓民眾，以備萬一。一片緊張與憤罵聲，在新大樓前交響着。只有迪化市長屈武，仍力言和平之可恃，親蘇政策之必要，也許是由於他早年留學蘇聯，對友邦的內情，比較知道得清楚些吧！最後張氏以老革命者的口吻，教訓發言者之幼稚與太感情用事。並說明他的政策係根據中央的指示，當中央尙未有新的指示前，他仍當一秉過去的作風，竭力以赴，詞意中表示他還有辦法。會議自下午六時開始，至深夜一時始散。與會人員步出新大樓時，開始是面面相覷，死樣寂寞，但聞人馬行聲。接着又是一陣議論悲嘆聲。其實在此間的工作人員，平心而論，除一二毫無國家觀念滿想混水摸魚的傢伙以外，不論其觀點如何、莫不是滿腹悲憤，一臉憂懼。主公既有所召對，當然坦白陳詞，毫無忌諱。歷史上幾多可歌可泣的事，都是由這種心情所激盪而成。然而議論未畢，大事漸去，地方當局既難能有所抉擇，中央方面也應該有明斷的表示了。

（七月十日）

松花江畔的陰陽界

潘子明

（觀察長春通訊）

共軍把松花江以北的主力推進到了松花江南的國軍區域，戰火在整個東北的南半部燃燒着。以松花江爲界的國共地區，當軍調部存在的時候，原想把它劃爲「中立地帶」，但始終沒有實現。如今在這一方土地上，並無國軍或共軍的正式部隊駐防，僅由所謂「地下軍」的國軍和「保安隊」的共軍，在江的兩岸把守着，把這一個地區造成了一條陰陽界。

在形勢上，從長春到哈爾濱一條綫上，是沒有高山大嶺的。平原和丘陵犬齒相交着，沒有公務員和大商賈在此地來往。從松北向南的，是許多不習慣於共產黨嚴格統制的人們，他們願意到國軍區域來，希望做自由的公民。但到了松南的地區之後，又做了苦悶的「難民」，等待着粥廠的救濟，一天天過着不足飽煖的生活。

由松北到松南來做「難民」，也是要相當的「本錢」的。沒有「本錢」，就沒法渡江。因爲過松花江渡口，要留下「買路錢」來。「地下軍」向他們徵收一筆款項，數目多少沒有一定，看人說話，最多的要上萬，少的也要二三千元流通券。有錢的可以過來，沒錢的請回去。「地下軍」是不管「八路非八路」的，所以過江的「難民」，是一定要有這一筆資本。

除了南來的「難民」之外，還有許多青年，也頗意從江北到江南來讀書。因爲他們不習慣於共軍一套完全不相同的教育制度，尤其讀過中學或大學的孩子們，總想繼續過去的教育方式，完成他們的學業。于是化了「買路錢」，到了長春來。在長春，有松北聯立中學和長春大學等收容他們。但是事實上，他們常常被迫變爲了「自由的都市」中的自由流浪者。他們對于政府當局失望的成份太多。過陰陽界後，仍然是仿徨歧途。

此外，來往於松北松南的人們，是大批的小商人。舉一個關內讀者們最容易體測的例子，那就是抗戰時期，來往於淪陷區和自由區的情況，在此成了「翻版」。所不同的，就是兩邊都是中國人，沒有聽不懂話的敵人罷了。他們化二個多星期，最多不到二十天，可以往來于松北松南一次，不大不小的發一筆財。要是他眞是一個老百姓，毫不涉及其他關係的話（就是不做「國特」或「奸探」的），則百分之百的可以平安的來往做着生意。

這些生意人在這個區域內做些什麼買賣呢？共軍區域內要的是棉紗、布疋、香煙和藥材。所以由南往北的就是這些貨物。由北向南的，那「看什麼可賺錢的就帶什麼過來」。現在最賺錢的是馬匹，麵粉等等，獲利相當厚。例如馬匹：在松北共軍票二十萬元，到松南就合東北流通券八萬元，流通券一元合共軍票四元，那一匹馬就可以賺流通券三萬，或共軍票十二萬元。這當然不是「淨賺」，還得化大批「買路錢」等等的支出。

商人們在這兒經過時，「關卡」稅率毫無一定。在共軍區域內「免稅」出境的是佳木斯以北出產的煙土，但一進地下軍區域，就要大收其稅，交了稅，可以祕密的進入收復區內流通。若有大批棉紗得進入共軍區域（這是政府限制出口的），則共　可以予以種種的方便，甚至於可以派兵護送到哈爾濱去。共軍區域內馬匹大車是禁止過江的，於是商人們在黑夜之中，可從不是渡口之處，由江北偷渡過江，但却逃不了地下軍的眼綫。好在地下軍區域內並無禁運任何物資過「境」的命令，也就只在「買路錢」上找麻煩。

人與物過江來，地下軍一樣收「買路錢」。有一次兩個人帶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及一包東西過江，就被分別給價：兩個人共一萬五千元，流通券，小孩三千元，那一包東西呢？手摸了一摸，決定稅率二千元。於是他們總共是化了二萬元。

在江北，共軍保安隊守江，貨物過江，却有一定的價格。爲了方便「行旅」起見，這兒大小渡口，都有共黨黨員組織的農民會，專門辦理匯兌「東北流通券」和「共軍票」，正像過山海關有「東北流通券」兌「法幣」一樣。法定價格是一比四，但兌換時也就是從中取利，實行一比三點五，這就是一筆共黨地方政府的收入。

共軍票和流通券雖然爲四與一之比，但共軍區域內食物價格比收復區便宜。在哈爾濱住小旅館，一天食用化二百元已足夠，但在長春其用一天化一千元還不夠，此數折合共軍票就要四十，可以化二十天了。所以有人說，在國軍接收區內賺錢，在

在共軍解放區內化費，那等於賺美金在中國用。

這「中立地帶」是浮空的，一旦共軍過江，「地下軍」早溜之大吉，共軍一走，則地下軍各「將領」又分區收稅，各自爲政，自成天地。若國軍一到，「地下軍」則滑伏地下，「將領」出來搖頭擺尾，自領功德。這個特殊區域，在內戰一日不停之前，他會永遠存在的。（七月一日）

天災人禍錦城劫

百千萬人的財物被洪水蕩散
百千萬人的生命爲惡人把持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川米運濟，糧價下挫！」我們打開京滬的報紙一看，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消息；可是在快樂的氣氛中，有誰知道四川產米中心，天府之國的成都，却在鬧着空前的米荒。在那裏，無論是有錢人無錢人，都在嗽着政府布施的稀粥；因爲他們之中，縱然有人能出一百三十萬元一石的代價去買五月尾只售十五萬元一雙市石的米，可是却沒有白米可以給他們買。這還不算是苦境，所苦的是本月四日五日前後幾天一場大雨，把整個的成都，淹沒在水中，不少的人畜樹木房屋被水冲去，不少的人一日夜之間由巨富而小康，或由小康而赤貧；不少的人一日之間，失去了父母兄弟，失去了夫妻兒女，失去了鄰里鄉黨，或者整個的一家人不再爲人們所見到。更不幸的是在這樣的大水之後，人們仍然緊束着肚皮，尋不到一粒米吃！

米潮繼杭州而起

今年春天全國各地皆醞釀着米潮。這是爲了什麼？爲的是戰爭一天天的嚴重，蔓延，經濟危機一天天的加深起來，通貨膨脹到無法再信任貨幣，於是物價一天天的更加快其上昇的速度。別的物價上升倘不多要緊，只是這民以爲天的食米，却高漲不得；但政府在取締金鈔交易之後，米價就取得金鈔的地位，出而率領其他物價向前奔跑。不多幾天，小康以下的家庭感到嚴重的壓迫，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立刻就買不起米了；於是在杭州發生了米潮。在杭州搶米那天，西南唯一產米最多的成都，白米每雙市石售九至十萬元，接着戲劇的上昇，不到一個星期，就已突破十八萬關，次晨又一跳，便是二十二萬。人民燃出憤怒的火花，立刻普遍的出動搶米，以行動打擊那些故抬市價的米商。政府用流血與逮捕的手段，把搶米的民衆壓服下去；米價却也大大的跌了下來，盤旋在一個高度上。

有了堂皇的漲價理由

以上是四月的事，到五月，政府以華南走私風盛，收縮那一方面的通貨，廣州出現貼水現象，四川的鈔票流到那裏去圖利；乘之以物價上漲，政府的鈔票印不及，一時調轉不靈，成都的鈔票絕了跡，中央銀行大發本票應付市面，起先發的是一萬三萬五萬的，後來不夠用，加發十萬二十萬，最後來不及應付了，於是發的盡是三十萬到一千萬的，連簽名都用電機印了。成都不是商業都市，生活費用非常低賤，公敎人員薪俸一般是在三十萬元上下；你想如此一個都市如何消化得了這樣大的本票，因此市面呆滯起來，有錢的人與有貨的人，從此停止了正常的交易。當時的米是十五萬一石，若是一位公敎人員及普通人民要去買米，除買兩石以一張三十萬的本票交付外，若買一石就不成交易了，當時是[illegible]商店能夠或者願意以五萬元以上的現鈔來找補一張十萬元以上的本票的。另外還有軍隊在四鄉截留食米以充軍糧。狡黠的米商，他們就乘機把米價抬高到二十二萬一石，他們宣稱米價十五萬，本票貼水費四萬，搬運費三萬。不費力的一下就漲了七萬。

人爲的「眞正」米荒　大軍閥以此作政治資本

前此所發生的米潮，全是有米而爲人造出荒象，到鄧錫侯眞除川主席後，眞正的米荒發生了，此時已不是漲價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米的問題。不過米之沒有也還是人爲的。五月中旬的米正價是十五萬，到六月中旬就是五十萬了。原來鄧氏眞除省主席之前，有很多人與他爭奪此一席位，眞除之後又有人想他把川康綏署主任的位置讓出來，這些爭奪中間有一位是專門包庇盜匪公開種煙運煙的鄰近四川的某省主席。在他逐鹿失敗後，他聯合與鄧氏作對的其他封建餘孽，用武力同金錢把川西端的米搜購攏來，用軍隊守護着囤積在川康接壤的大邑邛崍蒲江三縣境內，而川西各地的大小土劣也自己囤了起來，從此成都的米源逐漸乾枯而斷絕。於是成都的米價，如錦江的水一樣，先趕及重慶，漢口，南京，以至於遠超過上海。

鄧主席自稱有辦法　却原是自己哄自己

鄧錫侯主席上台時，口口聲聲說要與人民謀福利，如今方纔上台不久，利未見而害已來，他就大大的宣稱絕對要大幹一番。卽日由綏省兩署合組六七個督察團赴川西二十多縣查封囤糧。自然大邑等縣未去，而且又是打草驚蛇，事先給了通知。但却有幾場好戲看，這些戲都發生在其中一組督察方面，因爲另外那些組均向綏省兩署報稱，巡視各地

並無囤戶；只此一組——是由綏署第二處副處長劉某領導的，不幸竟查着了若干。此中有三場好戲看，第一場是倉米夜弃；他們的諜報人員在新繁縣境內查到一倉囤米七千石 第二天去封倉時，倉門大開，七千石黃夜私弃，顆粒無存。第二場是將軍受責；本組第一件大功是在新繁境內查封國民參政員周某囤米五千石，逍國府表功時，組長劉某反受了主席一頓臭罵 問他為甚不睜開眼睛辦事。第三場是六月廿五日，省參會開會時，有人投函密告本組轄區新都有華字倉囤米五千石，密函並有鋪保蓋章，經參會派人查實；惟囤戶姓名有二說，一謂係號主席長公子華民所囤，一說是潘文華所囤，此事的結果是如此，並無下文。既無下文，米價的上升也無止境，於是乎到本月大水後，六七日黑市價已高到一百三十萬。

洪水暴至　廬舍為墟

米價到七月二日已叩百萬大關，且有價無米，除了幾十家軍閥政客奸商豬買之外，縱是大富之家也吃起稀粥麵塊來——這在成都是貧民的食糧。本來自六月廿六日米，每天都是晴天，七月三日却開始落起雨來，始而細微，繼而密，而強勁，而如成都人所說的「瓢倒」；簷流已不如注，而如懸瀑，如簾；人居屋中，向外一看，只是一道白光。是日夜雨更加猛，各江水皆齊岸。四日雨更加大，河水橫流，頓時川西二十多縣盡成澤國，成都九居其中，一霎那間，沿各溝渠河流兩岸房屋，被水捲去，田野之間，收以舟筏交通，城中水深二尺。所幸此時水尚不深，人尚有可逃之處。迄四日晚，架床而眠的人，突然驚醒，或則發覺自己的床在動，呼救之聲尚未出口，而身體已沉諸水底；或則身浸水中，幸而屋未塌，床未隨波逐流，而聞四鄰狂呼慘叫，令人心膽俱裂，此時雖欲逃出門去，奈水已及腰，只有困居待水消退，若不幸而水再漲，亦只得聽天擺佈。最慘的要算成都附近的一個場鎮傅家壩，整個從地面上不見了。各縣的損失無法統計，農作物的損失更無法統計，現在據政府公佈全市無一家未直接受災，最重的，共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二戶，八萬二千七百六十三人。死傷總計千人，無家可歸者二十萬人，佔全市人口三分之一弱。

善後辦法：徵實

如今水災過去了十來天，災民在比較乾燥之地，搭棚而居。米漲到一百二三十萬，而且買不出來，災民及一般市民仍舊在吃政府發給的稀飯、「鍋魁」。但是政府並未向中樞報災，也未擬出什麼善後辦法。到是省參議會乾脆些，他們在水災米荒聲中，大聲急呼擁護總動員令，擁護徵實六百萬石。

成都及其附近二十多縣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既受天災的損害，又受人禍的損害；水災之後，已放晴，人為的災害，則在一天天的更加緊逼着他們，直把他們驅向深淵，直把他們驅向九死一生之地。米已無有賺的，無有吃的了，而政府尚在把川米運走。據上海的報說，四川省政府允撥川米九萬大包接濟京滬，並且指出是成都的。不過成都省政當局同重慶行轅，却在那裏惺惺作態，今天口稱禁止米糧出境，明天出一張告示曉諭軍民，私底下却做出的是另一套。我担心着，担心四川人要喊出台灣人所呼籲的，「我們為什麼不能吃我們所生產的米！」

本刊提高稿費

啓者：本刊第七次調整稿費，自八月一日起，每千字致送國幣三萬元至四萬元。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七月訂
實銷一萬六千份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封底	一百六十萬	八十五萬	五十萬
普通	一百四十萬	七十五萬	四十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第一卷下册（已售盡・待重裝）
第二卷上册

每册定價三萬五千元

郵費：掛號每册加一千元
航掛每册加八千元

週末閒欄

新疆觀感錄(上)

丁芸

卅二年我曾到新疆考察爲時六月，足跡遍南北疆。未到的只阿山一行政區。新疆七十九縣及設治局我親自到過的有四十二個單位，南至于闐，北達溫泉，我的考察雖然是純粹科學方面的，但因身歷其境，對當時盛世才的一切設施均有觀察，認識的朋友也很不少。盛氏以後的情形我是耳聞的。可是先後比較，不禁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

一　盛世才時代的新疆

要明白那時新疆的一切現象，我們必須知道新疆政治的動力及其保障的武器，這就是警察特務。

新疆的警察是仿照學習蘇聯的技術工作的。除去面的治安工作之外，大部份是特務工作。據說新疆四百萬人中，有四萬警察。每一個警察，可以負責偵察一百人的行動。這種比率是很高的。

他們的特務人員，是在嚴密的重重連鎖的監視下工作的。每機關都有，也許是高級幹部，也許是科員廚子車夫。這些人的滲入各機關，是在完全非各關機領袖所能知悉的環境下進去的。例如使特務人員投考學校，爲新生；投考機關，爲科員或錄事等等。

他們用幾個人的優點，合併成一個人，使他們集團地領導特務工作。這種集團領導的人們之中，互相不能有祕密存在，故能用各人之所長。

他們的警察局對值得注意的人有詳細紀錄。舉凡其人的家庭情形、親戚、婚姻、交往、行爲、嗜好，警察局替他記了日記，每日每時都可以有詳盡的紀錄，經年累月往往有七八年的長卷。

國民黨入新疆之後，新疆警察局搖身一變而成了黨的組織機構。新黨員入黨必須由警察局審核，局長副署。各地方黨部，警察局長多兼書記或組訓委員。

據說到卅二年底爲止，已監禁了四萬人，這些人都是以陰謀罪名逮捕去的。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不能出外，別的人也絕無方法可以和被監禁的人通消息。但是他們不大殺人，被監禁的人食住尙可。公務人員，家中尙得照支薪津。

據說迪化每家每戶平均有一人在監獄中。被監禁的人的家屬，以前往往使之四處分散，後來則不一定如此。這些被監禁的人有時忽然被「赦」出獄。赦出以後，他們仍可做重要的職位。如教育廳長程東白，伊犂專員徐伯達，莎車專員鹿明遠，都曾被監禁，到了卅二年春天釋放後，不久就任了要職。

新疆警察局名義上在各專員指導之下，但事實上軍政警是鼎足而立的。有許多地方，警察是指揮決定人事進退的權威，所以軍政方面都跟着警察走。盛世才本人，每一件事都可以獲得軍政警三方面個別的密報，來判斷事情的是非曲直。有人說他也藉三足鼎立的局勢來互相牽制，以免一方操縱。但在許多地方，警察特務仍居領導地位。

各地警察局長任職比較政務方面人員長久，然也時時調動。這樣調動，無疑地是防止某一個人發生太大的力量，以免變亂。

在新疆那樣統治之下，人與人之間，難有信義。因爲每一個人絕不敢信任第二個人。他們工作完畢，各自回家，互相之間，絕不經酬交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違反了社會的正常現象。聽說有時婚姻係盛本人指定的，這種婚姻多半是軍人方面的。指定的婚姻，使夫婦之間，亦無信任。因爲特務的嚴密，使人與人之間發生鴻溝。

公務人員絕不上街、吃館子、聚會、活動，很少娛樂，沒有同鄉會、同學會、同樂會、或者聚會的組織。人民團體之中，祇有工商聯合會。因爲其他的聯誼會，在特務的眼光看來，是足以發生陰謀勾結的危險的。

一般人很少談話，對時局絕無興趣。長官命令，只知死板地做，決不發表自己意見，因爲談話意見，如果不合上級的意旨，往往有嫌疑，因而牽連。所謂上級，也並非每人皆可自由發表意見，大都視盛一人爲依歸，所以人沒有自動進取的精神。

報紙雜誌，都是政府發行的，人民並無出版業。

在那時新疆治安頗佳，盜竊案很少，賭博不見。一因警察工作效力甚高，戶口嚴密；二因新疆環境有如英國，犯了罪的人無處可逃。賭博厲行賭後罰，即賭後無論何時發現，均受處分。公務人員不準飲酒。

在新疆有許多年輕寡婦。她們聰敏活潑，想來她們的丈夫也是聰敏的人物，但大部入獄了。有才幹有智慧的人，不見得能完全百分之百地同意盛氏的一切措施，因此便有被捕的可能。以致剩下的一般低級公務員，大都是才疏學淺的人，做事能力有限，但能奉命唯謹。而責任心很少存在，沒有人敢負責任，因爲負了責任就不免有疏忽的地方；一有疏忽，就有被捕的危險。

特務技術確實是高超，但它破壞了社會破壞了人性，把人完全化爲機械。誰也不敢自動自覺畏途，每人死守着他的範圍，存着五日京兆的心。

蘇聯用了這種警察制度的結果，發生了怠工的現象。新疆亦然。因爲人們絕不自動做事。沒有上級的命令，就一事也不自己去着想體會自動去做。因爲這樣是最安全的方式。

但是在盛本人認爲不能不這樣做：在那樣複雜的環境之中，警察的健全，特務的嚴密，是唯一能夠安定政權的辦法。

從以上的警察情況，我們就知道何以在新疆盛的一紙命令能夠貫徹，公務人員居官清廉，民族之間能夠相安，十年以來，變亂甚少，大都很安寧的生活着。可是也由於特務作的過分嚴密，使一般從政人員的水準低落，人才缺乏，大都是庸碌之輩，尤其是縣單位中的幹部，簡直是知識水準太低。這種人才低落的情形，卻並不阻礙命令的貫徹。因爲他們只知道奉行唯謹。但是他們往往不能就當地各方面環境去迅速地執行命令，而必須期待上級更詳盡的指示，方才着手

做事。所以行政效率上并不見高。

盛世才是事無巨細必躬親處理的。有許多考察團到新疆，他們在沿途的招待，雖一飯一菜也都是盛的命令中載明的。各級行政人員絕不敢破例多招待一分。官吏的調動，很是頻繁，很少有任職六個月以上的縣長。對於公務人員的待遇，相當有保障。公務人員由合作社可以購買糧食。省營土產公司儘先供給公務人員日用必需之物，而一般民衆很不易購得。故商人的囤積居奇，不能影響靠薪給生活者。限價雖然不能成功，對於公務員生活還不致大受影響。

省營土產公司，過去是對蘇貿易公司的變相。它統制一切物資如棉花、皮毛、糧食，運售蘇聯，換取布匹及其他消耗品。所以存有很多蘇聯的貨物，都是換來的。最近因爲外交關係，糧食已不再出口。迪化市面，糧價下跌，人民都可以買到糧食。恰好這時外交特派員吳澤湘到新，因此一般人民認爲：『只要中央有人來，我們的日子就可以過得好一點，因爲吳特派員來了以後，我們也有糧食可買了。』

新疆各民族，都自動捐資建有很好的文化會堂，都是由少壯的份子負責。這些份子，是受過教育的，對於宗教觀念常很淡薄，他們努力於新思想的傳佈，他們愛護祖國是頗具熱誠的。

有一次盛氏去重慶出席全會，迪化地方謠言很多，阿山哈族發生變亂，據說是蘇聯的背景。和闐方面，在蘇聯貿易公司，搜出槍一千五百枝。新疆如果有變亂，我就說一定是有外國的背景。因爲人民知識水準太低，易於煽動的原故。

教育方面，新疆學院只能有高中程度，地方上小學普遍發展。窮鄉僻壤，亦皆有之。而建築最好的房子必是學校。但教師缺乏。中學則更差。但大致說來，比起過去確有相當進步。

建設方面，過去所聘的蘇聯技術人員，凡爲新疆建設的，都敷衍塞責。爲蘇聯經營的鎢、鉛、油等鑛，則工程浩大，確是第一流的技術。蘇聯專家非常拔扈，把持一切，一般公務員對他們側目而視。這些公務人員都是東北抗日軍，逃入蘇聯，轉到新疆去的。他們深受蘇聯的壓迫、虐待，但在六大政策親蘇之下，不敢表示。現在他們很多的向我表示，對蘇聯的痛恨，甚至於流淚，而且希望中央之來，確有大旱望雲霓之感。

在卅二年蘇聯人已完全撤退了，他們帶走了一切工程技術上的設計，掘井的紀錄等等。所有的設施，均被破壞，或拆卸，運回蘇聯，甚至於連豬都以卡車運回，因爲這樣，很多工程須得從頭做起。

新疆過去有幾次工業計劃，但是直至我到新疆爲止，新疆沒有工業可言，林繼庸氏計劃的五大工廠，若果能夠實現，在新省人民心中一定是影響巨大的，但至今尚未運機器去。

但是事情也不很容易做。財政廳長彭是盛的妹壻，督署祕書長邱是盛的岳父，加上警察局長李英奇，這是盛的智囊團，事情是在他們手中左右的。彭李二人系統又與邱的系統在暗鬥。過去建設廳長李溥霖（是邱祕書長的義子），爲了建設經費及紅鹽池天池等地永利工程，很受彭的攻擊，而邱支持他。現在雖然曉得這兩處工程的不足大用，然而不便公開表示。

新疆省政府方面希望一切事情，都由省營或省商會辦。他們似乎不願中央去辦。對於擬請資源委員會所辦的事，始終延遲未議。

他們希望中央派些技術人才去教給他們技術，等訓練出相當人之後，他們希望中央去的人能夠離開，而把所辦的事業，全部交給省方去做。

總而言之，新疆的政治是獨裁的。特務支配政治。由於特務的嚴密，政治頗見進步，但隨着特務的技術，也產生了種種不良的現象。可是我敢說當時的統治雖然恐怖，貪污是沒有的。金融方面相當穩定，新疆在當時是全國物價最低的地方。兩千元可買一所莊子，幾角錢可買一尺花布，今日想起猶在夢中。

（上接第二頁）本來校長爲李某，係北師大畢業，留美習教育者。李現調任烟台解總主任。該校教授待遇，按家屬人口分配衣食用品，本人有馬一匹（無馬則用驢），衛士一人，家中則撥一勤務兵（如願改用女工者聽）。聞其中亦有自上海去的，多半是教科學方面的。但文法課程則與國立大學不同。據說教員並不全是共產黨員。那個姓李的就不是。

劉書春　七月十六日　鎮江

如斯政黨

編者先生：報載兩路局奉令優待民青兩黨中央委員，援照國民黨中央委員趁車辦法，予以半價優待。按政黨，乃人民參與政治之組織，并非國家機構之一部，姑無論在朝或在野政黨，其中委或黨員之身份，實與一般平民無異，殊無優待之理由。如謂執政黨之中委不啻間接參與政事，則直接參與國家行政之一般普通公務員，何以反不得優待？

民青兩黨於參加政府時宣稱係爲國爲民，不爭權利，但爲國爲民的措施至今尚未得見，而搭車半價的權利却爭到了。

中國政黨如斯，好不痛心！

林　菁　七月十九日　南京

本刊二卷二十一期刊誤

（一）週末閒欄「言論自由的自律」，封面目錄「的」誤「與」。

（二）讀者投書第四欄，二十二行前三字，應置二十行；二十及二十一行前三字，應置二十一及二十二行。

（三）第四頁第十一行，「我」字下漏一「們」字。

（四）「論中國的土地改革」一文，第九頁第三行「而不是雙方殺伐的壁壘」句之標點應作「，」。文末倒數第五行，「必須由上而下地防制官僚機關的形成」，實爲「必須由下而上地……」之誤。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國民政府實業部經濟部註冊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十三）中正東路廿九號A八室 電話 八六四四二
漢口交通路 昆明武成路 電掛 二四一六

徵求自由訂戶

每戶四萬元 八折優待

退定省錢 改定省事 絕對自由 十分方便

綜合

名稱	刊期
世界知識	週刊
評論報	週刊
文摘	半月刊
時與潮	半月刊
觀察	週刊
再生	週刊
時代	週刊
讀者文摘	半月刊
中央周刊	週刊
民主與統一	旬刊
世界月刊	月刊
人物雜誌	月刊
求眞雜誌	月刊
中蘇文化	月刊
智慧	週刊
雄風	半月刊
世紀評論	週刊
自由世界	半月刊
新文化	半月刊
中堅	半月刊
時與文	週刊
亞洲世紀	月刊
現代新聞	週刊
時代批判	月刊
現代文摘	週刊
國防月報	月刊

學術・文化

名稱	刊期
理論與現實	雙月刊
東方雜誌	半月刊
新中華	半月刊
中學生	半月刊
中國建設	月刊
上海文化	月刊
讀書與出版	月刊
社會月刊	月刊
活教育	月刊
建設	月刊
歷史社會季刊	季刊
學風	半月刊

工商・經濟

名稱	刊期
經濟周報	週刊
金融周報	週刊
中央銀行	月刊
財政評論	月刊
公信會計月刊	月刊
立信月報	月刊
纖維工業	月刊
中國工業	月刊
銀行周報	週刊
銀行通訊	月刊
金融市場	月刊
紡織染工程月刊	月刊
上海工商	半月刊
世界農村月刊	月刊
商學研究	月刊
染化	月刊
經濟評論	週刊
工程界	月刊
工商天地	半月刊
新世界	月刊

科學・無線電

名稱	刊期
科學畫報	月刊
電世界	月刊
科學時代	月刊
科學世界	月刊
無線電雜誌	月刊
化學世界	半月刊
電友	月刊
科學大衆	月刊
科學	月刊
業餘無線電	月刊
無線電世界	月刊
大衆無線電	半刊

文藝

名稱	刊期
文藝復興	月刊
文藝春秋	月刊
生活	月刊
蘇聯文藝	月刊
文藝生活	月刊
文潮	月刊
世界文藝	季刊
詩與潮副刊	月刊
大衆	月刊
青春	月刊
人世間	月刊
文藝知識	月刊

畫報・小品

名稱	刊期
中藝畫報	月刊
藝文畫報	月刊
寰球畫報	月刊
中國生活	月刊
聯合畫報	半月刊
藝海畫報	月刊
春秋畫報	月刊
新中國畫報	月刊
電影	月刊
圖畫世界	旬刊
滑稽世界	半月刊
中國攝影	月刊
論語	半月刊
宇宙風	月刊
西風	月刊
光	半月刊
西點	月刊
幸福世界	月刊
茶話	月刊
新聞天地	半月刊
永安	月刊
自由談	半月刊
春秋	月刊

青年・婦女

名稱	刊期
青年知識	半月刊
青年生活	半月刊
婦女	月刊
現代婦女	半月刊
青年與婦女	半月刊
婦女月刊	月刊
伉儷月刊	月刊
家庭	月刊
青年界	半月刊

少年・兒童讀物

名稱	刊期
新學生	半月刊
少年讀物	月刊
小朋友	半月刊
小學生	半月刊
兒童世界	半月刊
兒童知識	月刊
兒童周刊	週刊
時代兒童	月刊
兒童故事	月刊

其他

名稱	刊期
新兒童	半月刊
兒童良友	月刊
福幼報	半月刊
正中兒童	半月刊

醫藥・健康

名稱	刊期
醫藥學	月刊
蘇聯醫學	月刊
西南醫學雜誌	月刊
家庭醫藥	月刊
婦嬰衛生	月刊
健力美	月刊
健與力	月刊
中華健康雜誌	月刊

英文

名稱	刊期
現代英語	週刊
密勒氏評論報	週刊
時代英文	月刊
國光英語	半月刊
英文月刊	月刊
名著選譯	月刊
當代文獻	月刊
華英文孔	月刊

其他

名稱	刊期
新詩歌	月刊
新音樂	月刊
音樂藝術	月刊
大偵探	月刊
藍皮書	月刊
旅行雜誌	月刊
中國空軍	月刊
新海軍	月刊
中國海軍	月刊
市政評論	月刊

每月編印新書目錄 函索即寄

辦法

一 由讀者自由選定任何雜誌一種或多種每一種預繳定費國幣四萬元多則類推。

二 預定雜誌以門市售價為準，優待八折收費。

三 雜誌出版隨到隨寄。平寄郵費奉贈；如需掛號及圖書小包或航空郵寄，則照郵局章程收取郵費。

四 定費隨付隨扣，款將罄時，由本公司通知，即請續繳，以免中斷。

五 定戶如不願繼續定閱該雜誌時，可以自由掉換或將原定單取還餘款。